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淮南鴻烈集解

(一)

劉文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胡序

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之整理，一曰總帳式之整理，一曰專史式之整理。典籍浩繁，鉤稽匪易，雖有博聞彊記之士，記憶之力終有所窮。索引之法，以一定之順序，部勒紊亂之資料，或依韻目，或依字畫，其爲事近於機械，而其爲用可補上智才士之所難能。是故有史姓韻編之作，而中下之材智能用廿四史矣；有經籍纂詁之作，而初學之士能檢古訓詁矣。此索引式之整理也。

總帳式者，向來集注集傳集說之類，似之。同一書也，有古文今文之爭，有漢宋之異，有毛鄭之別，有鄭王之分。歷時既久，異說滋多。墨守門戶之見者，囿於一先生之言，不惜繁其文，枝其辭以求勝；而時過境遷，向日斤斤之爭，要不過供後人片段之擷取而已。上下二千年，顛倒數萬卷，辨各家之同異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華，於以結前哲千載之訟爭，而省後人無窮之智力；若商家之歲終結帳然，綜觀往歲之盈折，正所以爲來日之經營導其先路也。

專史云者，積累既多，系統既明，乃有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擇文化史之一部分，或以類別，或以時分，著爲專史。專史者，通史之支流而實爲通史之淵源也。二千年來，此業尙無作者；鄭樵有志於通史，而專史不足供其採擇；黃宗羲全祖望等有志於專史，而所成就皆甚微細。此則前修之所

未逮，而有待於後來者矣。

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帳式之國故整理也。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棄其畛挾，斟其淑靜，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其書作于漢代，時尙修辭，今觀許慎高誘之注，知當漢世已有注釋之必要。歷年久遠，文義變遷，傳寫譌奪，此書遂更難讀。中世儒者排斥異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絕代奇書，沉埋不顯。迄乎近世，經師旁求故訓，博覽者始稍稍整治秦漢諸子；而淮南王書，治之者尤衆。其用力最勤而成功較大者，莫如高郵王氏父子，德清，俞氏間有創獲，已多臆說矣；王紹蘭孫詒讓頗精審，然所校皆不多。此外如莊達吉，洪頤煊，陶方琦諸人，亦皆瑕瑜互見。計二百年來，補苴校注之功，已令此書稍稍可讀矣。然諸家所記，多散見雜記中，學者罕得遍讀；其有單行之本，亦皆僅舉斷句，不載全文，殊不便於初學。以故，今日坊間所行，猶是百五十年前之莊達吉本，而王俞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然則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者之先務哉？

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吾知之稍審，請略言之。唐宋類書徵引淮南王書最多，而向來校注諸家搜集多未備；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遺漏尙多。叔雅初從事此書，遍取書鈔，治要，御覽及文選注諸書，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許高舊注者，一字一句，皆採輯無遺。輯成之後，則熟讀之，皆使成誦；然後取原書，一一



注其所自出；然後比較其文字之同異；其無異文者，則舍之；其文異者，或訂其得失，或存而不論；其可推知爲許慎注者，則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計御覽一書，已踰千條，文選注中，亦五六百條。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

方叔雅輯書時，苟有引及，皆爲輯出，不以其爲前人所已及而遺之。及其爲集解，則凡其所自得，與前人合者，皆歸功於前人；其有足爲諸家佐證，或匡糾其過誤者，則先舉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證附焉。至其所自立說，則僅列其證據充足，無可復疑者。往往有新義，卒以佐證不備而終棄之；友朋或爭之，叔雅終不願也。如詮言訓，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俞樾據上文「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因謂「鼻」字爲衍文；然文子符言篇上文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而下文亦有「鼻」字。叔雅稿本中論此一條云：

此疑上文「口好味」上脫「鼻好香」三字。文子符言篇及此處耳目鼻口並舉，皆其證也。氏不據文子以證上文之脫失，反以「鼻」字爲後人據文子增入，謬矣。惟余亦未在他處尋得更的確之證據，故未敢駁之耳。

此可見叔雅之矜慎。叔雅於前人之說，樂爲之助證，而不欲輕斥其失，多此類也。然亦有前人謬誤顯然，而叔雅寧自匿其創見而爲之隱者，如本經訓「元元至礪而運照，」俞樾校云：

樹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碭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傲真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諸子平議》三十頁八）

叔雅稿本中論此條云：

宋明本皆作「玄元至碭而運照」。《莊本避清聖祖諱，改玄爲元耳。俞氏未見古本，但馮莊本立說，可笑也。」「玄，天也。」「本是古訓。原道、覽冥、說山諸篇，高注皆曰：「玄，天也。」「釋名：「天謂之玄。」「桓譚新論（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玄者，天也。」「

此條今亦未收入集解，豈以宋明藏本在今日得之甚易，以之責備前人，爲乘其不備耶？此則忠厚太過，非吾人所望於學者求誠之意者矣。

然即今印本集解論之，叔雅所自得，已卓然可觀。如《傲真訓》云：

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剗，剗之以青黃，華藻鏘鏘，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

向來校者，僅及名物訓詁，未有校其文義之難通者。叔雅校云：

「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百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爲「壹」，義遂不可通矣。（卷二，頁十一）

此據御覽以校莊子，乃以之校淮南，甚精也。又如墜形訓云：

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

高注云：

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

莊達吉校云：

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

莊校已甚精審，然「無前」「無後」之說終不易解。

叔雅校云：

莊校是也。御覽八百六十四，脂膏條下，八百九十九，牛條下引，指並作脂，是其確證。又無前無後，義不可通。「無」疑當作「兌」，始譌爲「无」，傳寫又爲「無」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正作兌。前兌後，又引注云：「豕馬之屬前小，牛羊後小」，是其證矣。前小即兌前，後小即兌後也。

(卷四，頁九。兌即今銳字。)

此條精稿無倫，真所謂後來居上者矣。

類書之不可盡恃，近人蓋嘗言之。叔雅校此書，其採類書，斷制有法。若上文所引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原文而并及久佚之古注，其可依據，自不待言。其他一文再見或三見而先移互異者，或各書同引一文而彼此互異者，或僅一見而與今本微異者，其爲差異，雖甚微細，亦必竝存之，以供後人之考校。其用意甚厚，而其間亦實有可供義解之助者。如說林訓云：

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

孫詒讓校此句，謂「歸當爲遺，聲之誤也」；「其爲臆說，無可諱言」。叔雅引御覽九百七引，作：

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

此不必糾正孫說，而使人知此句之所以可疑，不在「歸」字之爲「遺」爲「追」，而在「犬」字之應否作「大」。蓋校書之要，首在古本之多；本子多則暗示易，而向之不爲人所留意者，今皆受撈櫟而出矣。上文之「兌」，此文之「大」，皆其例也。

叔雅此書，讀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與其方法之嚴而慎。然有一事，猶有遺憾，則錢繹之方言箋疏未被採及，是也。淮南王書雖重修飾，然其中實多秦漢方言，可供考古者之採訪。如開卷第一葉「

甚淖而澑，「高注曰：『澑，亦淖也。夫饘粥多滯者謂澑。澑讀歌謳之歌。』莊達吉引說文：『澑，多汁也。』以證之，是也。今徽州方言謂多汁爲『淖』，『粥多滯則謂之』淖粥；『欲更狀之，則曰』淖澑澑，『澑今讀如呵。又如主術訓云：』澑者可使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王紹蘭與孫詒讓皆引攷工記：『人筋欲敵之敵』句，鄭司農注：『嚼之當熟。』孫又引賈疏：『筋之椎打嚼齧，欲得勞敵，』謂『嚼筋』爲漢時常語，即謂椎打之，使柔軟，以纏弓弩也。（本書卷九，頁十二。）今徽州績谿人嘗人多言而無識，曰：『嚼弓筋，』亦曰：『瞎嚼弓筋。』凡此之類，皆可今古互證。錢繹所輯，雖未及於今日之方言，然其引此書中語，與方言故訓竝列，往往多所發明，似亦未可廢也。質之叔雅，以爲如何？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胡適。

## 自序

淮南王書博極蠶今。總統仁義。牢籠天墜。彈壓山川。誠眇義之淵叢。嘉言之林府。太史公所謂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灑之要者也。惟西漢迄今。歷二千禩。鈔槩婁改。流失遂多。鄒高巨之溷濶。句讀由其相敵。後之覽者。每用病諸。雖清代諸師。如盧文弨。洪頤煊。王念孫。俞樾。孫詒讓。陶方琦之倫。各有記述。咸多匡正。而書傳繁博。條流踏散。畚分裘異。檢覈難周。用使脩學之士。迴遑岐塗。沿波討原。未知攸適。予少好校書。長而彌篤。講誦多暇。有懷綜緝。聊曰錐指。增演崙脩。采拓清代先儒注語。構會甄實。取其要指。豫是有益。竝皆鈔內。其有穿鑿形聲。競逐新異。敵真越理。曰是爲非。隨文糾正。用祛疑惑。若乃務出游辭。苟爲汎說。徒滋濫。祗增煩冗。今之所鑿。又曰忽諸。筭闕所及時見。敷意。稍有發明。亦埒其末。雖往滯疑。未盡通解。而正譌。苗佚。必有馮依。一循塗軌。未詳剗闕。名爲鑿解。合二十一卷。庶世之君子。或裨觀覽焉。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十五日。合肥劉文典。



# 叙目

漢涿郡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莊遠吉云漢書淮南王傳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為趙王張敖美人

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囚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莊遠吉云應

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譌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樂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

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竇食其言之呂后

呂后不官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

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推

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徒獨巖道○莊遠吉云古巖巖字通死於雍上閱

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莊遠吉云本傳作一尺布尙可饑

一斗粟尙可容兄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

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辨達善屬文

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莊遠吉云本傳作使為離騷傳○孫詒讓云此自作賦與本傳不同文心雕龍神思篇

賦騷即本高敘云淮南崇朝而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

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兼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親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並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并揖借八卷刺之

○莊達吉云弁古下字人姓名○孫詒讓云林覽元和姓纂九下姓云潯陰宛句人魏下揖生統爲晉鄒鄉內史生粹中書令此下據晉書下壺傳當有粹生壺云云永樂大典本投子諱盱眙瞻然則此弁揖卽下揖漢隸書弁字多作元後遂變爲下莊校是也爲壺之會祖晉書壺傳所載世系止詳統粹官爵而不及揖此可以補其闕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卷一原道訓

卷二俶眞訓

卷三天文訓

卷四墜形訓

卷五時則訓

卷六覽冥訓

卷七精神訓

卷八本經訓

卷九主術訓

卷十繆稱訓

卷十一齊俗訓

卷十二道應訓

卷十三 汜論訓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卷十八 人間訓

卷十九 脩務訓

卷二十 秦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歲甲辰。達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摺其篋笥。以示達吉。達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並爲之敘曰。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而藝文志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傳不及雜子星。而志不載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畢術云云。大概多黃白變幻之事。卽所謂中篇遺蹟歟。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敘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隨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又有淮南鴻烈魯

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許兩家注並列。同隨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煦無許注。而元脩宋志。乃以高書爲十三卷者。考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亡其三篇。李淑邯鄲圖志云。亡二篇。或因刪併訛脫。而爲此說歟。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斂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爲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考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卽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爲之注解。并舉音讀矣。寧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斂文。卽是高誘。遼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溷而不分也。如墜形訓。大汾。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未聞。同爲一人語釋。未必聞于此。而不聞于彼也。倣真訓。劓。劓。注云。劓。巧工鉤刀。劓者。規度刺畫墨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劓。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劓。鋸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感亂如是也。此亦兩家不分之明驗矣。又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行惠。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短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畫隨灰。而月暈闕云。有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卽高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綴云。馬策端有利鋒。所

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鑿于流瀼。而鑿于激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瀼。鷄棲井榦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騏驎鬪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騏驎。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壤塞江云。壤。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統之候風許注云。統。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統作倪。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異。注之互有脫訛矣。故釣射鸕鶿。太平御覽引作釣射瀟湘。是足證其殊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蹄之涔。無經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皆其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訛。蓋唐宋以前。古本尙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亡之。又爲庸夫散亂。難言考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既精且博。達吉亦抒一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歛。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削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考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書之端緒。刺于敍目之後。蓋卽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若此書不亡于天下。而達吉亦附名以傳。斯爲厚幸云爾。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武進莊達吉撰。

淮南鴻烈集解目錄

第一册

胡序

自序

舊叙目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俶真訓

卷三 天文訓

第二册

卷四 陸形訓

卷五 時則訓

卷六 覽冥訓



卷七 精神訓

卷八 本經訓

第二册

卷九 主術訓

卷十 繆稱訓

卷十一 齊俗訓

卷十二 道應訓

第四册

卷十三 汜論訓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第五册

卷十八 人間訓

卷十九 脩務訓

卷二十 秦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第六册

附錄 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

淮南鴻烈集解

卷一

原道訓原本也本道根真包囊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姚範云疑訓字高

夫道者覆天載地而大也廓四方柄八極廓張也柄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

澗一曰包襄天地稟授無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原流泉淳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

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滑讀曰骨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

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施用也舒之輒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輒覆也孟春與孟秋為

而能強柔而能剛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枕車之枕○桂馥云一切經音義云枕聲類作絃字宙而

章三光絃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絃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章明也三光

屬下不結絃非正義故誘讀從之甚淖而澗澗亦淖也夫釐粥多澗者謂澗澗讀歌謠之歌

期也不動曰秦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辨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俞樾云：據讀為無說。文巾部：據也。古書或以據為之。荀子：宥坐鑿力。據世守之。以扶楊侯。注曰：據，掩也。掩，即覆也。此云：以據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於六合。高誘注曰：煩覆也。據，與同。義作據者。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莊逸吉云：古滯，與字耳。高注：據安也。失之。有止訓。滯之音，與故。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與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竝應無窮。窮，已。

鬼出電入，龍與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文典：鈞旋穀轉，周而復市。鈞，陶人作瓦器，下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無為為之也。而自合于德也。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神託於秋豪之末。言微而大，宇宙之總。宇宙，諺天也。總，合也。○俞樾云：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毫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也。和，調也。

書治要：御覽七十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陶諭覆育萬物羣生。陶諭，溫恤也。育，長也。○洪頤煊曰：禮七引：優並作置。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陶諭覆育萬物羣生。陶諭，溫恤也。育，長也。○洪頤煊曰：禮也。畜壯角駘生也。角，鹿角也。駘，驢也。胎不贖，鳥卵不輟。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鳥曰輟。言不者，明其成也。○雲笈七籤一引：贖作贖。贖，作贖。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童子不孤，婦人不媼。婦，父曰媼也。重

兩方奇云：詩桃夭正義引許注：楚人謂寡婦曰媼，即此注也。如傲真訓：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媼。文選江賦注引：覽冥訓：許注：楚人謂媼曰媼。列子釋文引之：例高承舊說，故似同。惟脩務訓有題篇字為高注。本以養孤媼高注：媼家謂寡婦曰媼。媼，呂覽高注：時稱媼家與許稱楚人亦異。知二十一篇內稱楚虹，醜不

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引許注云：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有不為已。

也。○賦注引：覽冥訓：許注：楚人謂媼曰媼。列子釋文引之：例高承舊說，故似同。惟脩務訓有題篇字為高注。本以養孤媼高注：媼家謂寡婦曰媼。媼，呂覽高注：時稱媼家與許稱楚人亦異。知二十一篇內稱楚虹，醜不

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引許注云：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有不為已。

也者成化像而弗幸也率主跛行喙息蠹飛螻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不怨之得以

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聚者積國有溝賦也不加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

真授匡困乏不益貧也以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王念孫云諸書無訓縣

前史記孝文紀曆日縣長今本縣字並誤作縣逸周書和寤篇曰縣縣不絕蔓蔓若何說文縣縣微也廣

雅小也故高注亦謂爲小旋亦小也方言纖短也郭璞曰便旋庫小貌旋與旋同此言道至微妙宜若

易窮而實則廣大不可究也此言旋於下言解離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此言道至微妙宜若

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離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此言道至微妙宜若

訓縣爲遠而曰比於德不及之遠殆失之迂高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斷之

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恍無形貌

爲象也風端也悅讀人空頭扣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

之悅屈讀秋雖無尾風之風也○俞樾云遂讀爲遠離

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穴

非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卷舒猶風伸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夷或作遲丙或作自皆古之得

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故夷或爲遲丙猶升降也○陶方疏云文選七發注引許注云馮遲太丙

伯也古夷遲通齊俗訓馮夷得道以濟大川許注馮夷河伯也文選廣絕交論注引許注云馮遲太丙

師古所云淮南即許本也丙或作白者廣雅釋蟲白魚蝨魚也王氏疏證謂白與丙聲之轉引淮南丙或

江鄭康成注太白六洪頤煊云丙當是內字之譌大內即大豆呂氏春秋覽引倫書緯云白經天水內

曰聲相近說文罔從丙聲亦其證乘雲車入雲覬游微霧以雲覬為其馬也游行也微霧天之微氣也  
 覽天部十四引此正作乘雷車下文曰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覽冥篇曰乘雷車服應龍今本服下誤  
 行駕字辯見覽冥雷其證也雷與雲字相似又涉下句雲字而誤入雲覬本注六雲覬高注以雲覬為其  
 覬音破本作為雲覬為六馬也雷令篇明主能形與六攻淮南地篇通谷六易林盤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  
 氏音破本作為雲覬為六馬也雷令篇明主能形與六攻淮南地篇通谷六易林盤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  
 皆誤作其此言以雷為車以雲覬為六馬故曰乘雷車而六交龍若馬相如上林賦曰乘鑣象六玉蚘並與此  
 部引尸子曰文軒六駃題韓以雲覬為六馬故曰乘雷車而六交龍若馬相如上林賦曰乘鑣象六玉蚘並與此  
 白之御乘雷車今本雷字亦誤作雲覬則與注中雲覬為六馬之驚悅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驚馳也  
 義了不相涉若作駕雲覬則注但當云以雲覬為馬無煩言六馬也  
 忽之象也往行也○王念孫云悅忽當為忽悅注內悅忽同文選七發引作忽荒荒與悅通老子曰是謂  
 立無與響往為韻荀子臣道篇形下如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景柱也○文與蘆按俗本有注  
 景與響象為韻若作悅忽則失其韻矣  
 勝淮南子注曰景古影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景字至晉世葛洪字苑始加多而惠氏文九經古義乃云高  
 俗刻原道篇注有之乃明人妄加唯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注有景古以為影字語虛辯固在葛洪後也  
 戀堂則云惠定字說漢張平子碑即有影字不始於葛洪然則古義之說蓋誤據俗本淮南子當改引張  
 方合碑扶搖抄抱羊角而上扶攀而能影也抄抱引反也扶搖直如曲輪行而上也抄攬與左  
 文選七發抄扶搖抱羊角而上讀高注者因淮南書多抄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抄抱引反也故移抄字於下使  
 當作抄扶搖抱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釋文高氏此注又曰抄抱引反也故移抄字於下使  
 抄遊駕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釋文引司馬云上義耳非之扶搖也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  
 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抄扶搖抄羊角而上猶云經紀山川蹈騰昆侖排闥闔滄天門經行也  
 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抄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經紀山川蹈騰昆侖排闥闔滄天門經行也



也騰上也昆侖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猶斥也滄入也闡闡始升天之門也天門末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夷大丙之御其耐如此○文典謹按耐古能字其耐如此猶言其能如此也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動強也策錘也末之感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

鍾錘末之鍛也說文錘羊車鑄錘也著鐵其錘長半斤錘鑄非王念孫云劉玉是也鍾謂馬策末之針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錘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揮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鍾錘音竹劣竹劣二反鍾之言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錘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揮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鍾錘音竹劣竹劣二反鍾之言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錘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揮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鍾錘音竹劣竹劣二反鍾之言也

策與利鍛連文今本鍛作鍛則義不可通矣高注鍾錘末之鍛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錘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揮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鍾錘音竹劣竹劣二反鍾之言也

鑄字下云策端有鐵也皆與此說同廣韻十五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陶方琦云文選石壁橋鑄字下云策端有鐵也皆與此說同廣韻十五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陶方琦云文選石壁橋

馬陰陽為御騎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孫云夫喻寧道人唐韻正曰御本字騎論篇趙中節謹正論篇趙作驕

人問訓齊摩赤霄許注霄飛雲也玉篇霄雲氣或作霄雲也一作霧脩務訓乘雲陵騁是其證○文典謹

陵霄與造縱志舒節以馳大區謂天也宅也宅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星星化追遙屬于畢俾涉沱突風伯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雷轉氣也故上游於霄

雲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麗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霄讀緇霧讀翟氏之翟上言霄麗下言無垠

書揚雄傳粉被麗其亡鄂顏師古曰垠鄂無垠之貌也垠鄂與霄麗相對為文選西京賦前後無垠鄂李善注

淮南子曰出於無垠之門高誘曰垠鄂無垠之貌也垠鄂與霄麗相對為文選西京賦前後無垠鄂李善注

原引說文御地折鄂也楚辭王注垠岸崖也天文訓氣有涯垠垠亦係譌致說文土部垠地垠也榮經音義

引許注作擇文選甘泉賦注鄂垠也莊子天下篇無端崖之辭許說本此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對

彼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莊劉讀為留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樞猶方也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

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彼以成萬物無是故疾而不

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王念孫云動當為勤字之誤也齊語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動也管子小匡

篇四胆不動即其證四支不動聽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即上文所謂遠而不勞也其韻矣聽明不

損也損減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俞樾云既言

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文字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彼言要此言柄按言下

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字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為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言下

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萬物

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歸之趣。趣猶要道也。○王念孫云：乘其要歸之趣，當作乘其要趨而歸之。乘，就也。且歸與推爲韻，今作乘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又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正作乘其要而歸之。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鏡水不施方圓曲直，不能逃之。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莊遜吉云：古呼彷彿，默然也好醜以實應之。故曰方圓曲直，不能逃也。自得得，得音黠，呼彷彿之聲狀也。○王念孫云：廣韻去聲五十九鑽，黠字注云：呼彷彿，黠然自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俞樾云：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性爲韻，動容爲韻。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韻矣。且上言動，下言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容，欲也。容則皆失之。段字亦或作溶，韓子揚權篇曰：動之裕是也。感而後動，即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其義矣。史記作頌，頌與容乎，故知此與禮記並誤也。說詳羣經平議。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情欲也。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感也。不能反已，本所猶衰。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也。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言天時自聘道，小大修短，各有其具，具猶萬物之至。騰躡肴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各應其度，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言民戴印。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王念孫云：莫敢，本作其能。此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也。唯不與萬日，攻大嗾，聖莫能與之爭。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其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魏徵聖書治要引此，正作莫能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鈞箴芒距，守之距也。讀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嬖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嬖，古書釣人名。數，術也。

○文典謹按文選七發注引藏作鹹娟媛作娟媛又引便娘之妙射者扞鳥號之弓樽莖衛之箭扞張也

蠟白公與謹按文選七發注引藏作鹹娟媛作娟媛又引便娘之妙射者扞鳥號之弓樽莖衛之箭扞張也

其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鳥號柔柘其材堅勁烏時其上及其將飛枝必繞下動能復巢鳥隨之鳥不

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為弓因曰鳥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

相如子龍欲下黃帝不能也烏誘前也號呼也於文抱謹按風俗通云鳥號者柘桑之弓也○莊遠吉鳥馬

其上下垂著地鳥適飛去從後殺取以為弓因名曰鳥號耳又御覽三百四十七引古史考云鳥號柘樹

衛箭也萬貢曰惟蕭籥稽籥與籥同戴凱之竹譜曰籥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環射博箭音衛

見三倉以上竹譜字通作衛籥與籥同戴凱之竹譜曰籥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環射博箭音衛

之名說文曰莖豆莖也豆莖謂之莖箭莖謂之莖箭莖謂之莖箭莖謂之莖箭莖謂之莖箭莖謂之莖箭莖謂之莖箭

利也注兵略篇云淇衛籥箭之所出也淇衛籥箭之所出也淇衛籥箭之所出也淇衛籥箭之所出也淇衛籥箭之所出也

有蔽也雲淇箭之所生也然不得淇而後言淇之竹箭且淇水之地去堯都非甚遠當禹作貢時何反不貢籥

衛籥箭高注淇衛籥箭之所出也淇衛籥箭之所出也淇衛籥箭之所出也淇衛籥箭之所出也淇衛籥箭之所出也

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也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

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皆當為風戾習聲相近又涉上文網罟而誤也凡文內罟字

謂之網皆謂之罟而罟則為魚網之專稱爾雅皆謂之羅罟謂之罟罟謂之罟罟謂之罟罟謂之罟罟謂之罟罟

訓釋故引詩為證若罟字則不須訓釋上文網罟二字無注即其證且此文失鳥二字承上籠字言必不

魚罟也詩云施罟魚罟○文典謹按舊注因江海以為之罟與上句學記武部漁類太平御覽資產部罟類七百六十

四八百三十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

言其大也○王念孫云初學記引此作矢不若繳繳不若

繳不若網又言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風又何亡魚失鳥之有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

故曰網不若無形之像且網與像為韻今本脫去四字則失其韻矣中乃熱走窮穴適能禽一鼠也

捕鼠蟻蟻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

蠶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任昔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

益甚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任昔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

小數作任小技又九百四十二引注匡作篋昔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

也八尺曰太師御覽居處部二十並引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辯之心也○王念孫云三仞藝文類聚

居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此謂歸作高城而諸侯背之則當言九仞不當言三仞也○陶方琦云注八尺

曰仞乃許注今在高注中乃許注屬入之故也○覽冥訓高注云百仞七百尺也又說林訓高注云七尺曰

仞其注呂覽功名適威等篇均云七尺曰仞此云八尺乃許義也說文仞字下云伸臂一尋八尺知許君

注淮南說必同後人多以許注屬入高注中非有明白左證安能別而出之○文典謹按御覽八尺知許君

背作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四夷海外也職貢也

按御覽八十二引焚作禁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于胷中則純

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藏之于胷之內故純白之道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懷來是故革

堅則兵利城成則衛生○言攻戰之備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蹕馬○文典謹按意林引是

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之臣也而善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

况狗馬之類乎○王念孫云欲寅之心寅當為字之誤也突與肉同千祿書為突突肉上俗下正廣韻

斷竹擣竹飛土逐突今本突誤作害論衡感虛驚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亦突之誤

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相食之獸穴亦突之誤自肉謂獸相食也相食之魚自肉之

獸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作食肉之獸食字涉上句相食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上禮

正作肉之狩與獸同○俞樾云伊尹不聞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疑當作伊儒呂氏春秋

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秋駕於其師即其人也傳寫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

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上耳道應篇作尹需為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

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陶方琦云上文選西征賦注引峭法刻誅作峭法刻誅又引許注云峭峻也峻即說文作陟與注淮南同策

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高本刑作誅亦與許本異說文阜部峭峻也峻即說文作陟與注淮南同策

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文典謹按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晉平

公樂師子野也八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

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王念孫云循當為循隸書循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地部二居處部八引

此並作循文子道原篇亦作循又倣真篇買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循又主術篇橋樑

此四者皆謂各因其舊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循焉循亦當為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

直立而循猶橋樑之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又齊俗篇守正循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循亦當為循文選

東都賦東京賦注引此並作守道順理順亦循也又詮言篇法循自善而立名於為賢今本賢謂作賢辯

然而已不與也文子符言篇作治隨亦循也又欲見譽於循字之誤即由其道也又由此觀之賢能之順

見證也則治不循則善無章循亦當為循循謂順其序也循循其理即由其道也又由此觀之賢能之順

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循亦當為循循謂順其序也循循其理即由其道也又由此觀之賢能之順

滯於四枝節族毛蒸理澁是也又泰族篇今夫道者藏績於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所留





禽獸有芻有茂草野芻也○王念孫云劉續本芻芻芻也正與高注合脩務篇曰虎豹

按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引芻芻機又引許注云机歌學孫馮翼輯許慎淮南注未收此條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菜匈奴

也于越生葛絺於為發聲此言于越者謂吳也于越者謂吳也若于字則高注不當訓為吳矣莊子刻意篇夫有干

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于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楊原曰于越言吳越近時

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為于又改楊于吳越為於越非是辯見荀子漢書貨殖傳辟雍戎翟之與于越不相

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干越猶荀子之言于越夷貉也顏師古以各生所急以備

燥淫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專治九疑之南

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文典謹按藝文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

也文身刻畫其體內默其中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也○王引之云諸書無訓

被為躬者被髮當作鬻髮注當作鬻髮也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

人鬻髮見齊俗篇又曰越王句踐鬻髮文身張揖以為古鬻字也字又作鬻逸周書王會篇曰越漚鬻髮

文身墨子公孟篇曰越王句踐鬻髮文身之語遂改鬻為并注中鬻字而改之不知鬻與鬻同義故此注亦

曰鬻鬻也後人見王制有被髮文身之語遂改鬻為并注中鬻字而改之不知鬻與鬻同義故此注亦

也若是被字不得訓為鬻矣趙世家之鬻髮趙策作祝髮錢曾劉本並同俗本亦改為被髮且越人以鬻

鬻為俗若被髮則非其俗矣漢書地理志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故短其髮文其身

像鱗蟲也高注訓鬻為鬻亦與漢書鬻髮文身以短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故短其髮文其身

因水之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王念孫云俗本作各言狄人各尚氣力也各誤為谷

宜也各草書亦相似後人因加人旁耳不知不穀食與下文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使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

之也。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今夫徒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易也。故橋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鵲鴿不過濟。見于周禮。故春秋傳曰。鶴以爲魯。昭公亡。異也。○王念孫云。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同也。不知雅言。橋論准而北。爲枳。則此見樹之江北。則爲橙。義各不同。注言見。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同也。不知雅言。橋論准而北。爲枳。則此見本已誤。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在南郡。甘蔗北。則橙。李善注。引淮南曰。江南橋樹之江北。化而爲橙。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橋下。並引考工記曰。橋論准而北。爲枳。又引淮南曰。夫橋樹之江北。化而爲橙。○御覽。橙下。引淮南同。然則考工記。而淮南作橙。明矣。晉王綽。渡汝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子升。甘橋。贊曰。異分南。域北。則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綽。渡汝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以悟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瞋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歧。蹶而戴角。馬被髭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知寒。蟬。獨不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俞樾云。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寒。雪。曰。道。皆二字。爲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井。虛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與語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也。曰。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爲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獨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即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故以。道。言。大。以。何。物。言。平。文。又。不。備。矣。梁。張。綰。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即。大。海。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身。清淨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



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境墾，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涉陰城陽也。一曰涉南歷城山也。境墾屬封壤，本作封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封畔皆謂田界也。周官保章氏注：呂氏春秋孟春樂成二篇注並云：封界也。說文畔，田界也。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本出韓子。難一。大雅解傳亦云：耕者讓畔。封畔與肥饒相對為文。下文以曲隈深潭相予，曲隈深潭亦相對為文。覽冥篇云：田者不侵畔。漁者讓此，並作封畔。○文典謹按：御覽八十，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若語，湍瀨一引昔下有者字。又宋本注：城作成。○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若語，湍瀨之處也。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潭讀葛覃之覃。○陶方琦云：文選南都賦注：七命注長笛賦注引許注：湍水行疾也。按說文：水部湍疾瀨也。湍訓為疾，與注淮南同。御覽八十引注云：湍疾瀨，淺瀨也。訓為疾，當是許注約文。○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塵，指塵不妄有所規擬也。手不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若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一曰：人心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叻眇之等，理治也。徒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肅慎在北方，遠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能無為故物，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順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也。根本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天明天意也。○莊逸吉云：解，故即詁字說。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不勝也。心虛而應當也。所謂志弱而文解字云：詁訓，故言也是。故與詁通。

事強者柔。寔安靜。藏於不取。○俞樾云：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即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所謂百姓足。君子道與不足也。取與敢形似而誤。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

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感。和也。應。和也。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賤者必以貴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基。始也。夫樂京。莊達吉云：古能字為耐。與而。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而能也。能以寡統衆。○莊達吉云：古能字為耐。與而。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通故訓而為能。易眇能。視破能。履虞仲翔本皆作而。

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也。○鄉。方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強者能勝。不如己者。同等也。至于如家所不。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己者。其力不能。譬貴也。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堅則脆。堅於舌而先之敵。○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論也。木強則折。不能徐誥也。革堅則脆。裂於舌而先之敵。裂。鼓是也。敵。盡齒堅于舌而先舌盡。○李賡芸云：滅。折裂舌。敵。韻也。敵。讀如驚。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幹。質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徒。衆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指所之也。湊。所合也。日以月悔也。悔。日。至月。則非。以至於死。故遽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蓮。媛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願。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故遽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年。非。所謂月。月。悔。日。日。悔。月。月。也。

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躓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蹙。履也。音展。非展也。楚人讀蹙為隕。隕。者車承。或言。敗。蹙。之。蹙也。○王念孫云。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陷。也。淮南。說。山。蹙。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蹙。船。而。欲。蹙。水。也。高。注。並。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蹙。

爲履故此注云屨履也音展非展也且攀屨爲韻謀之爲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擊則失其韻矣兵略篇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臥扶傷案屬腸二字義不可通屬亦當爲屨謂涉血履腸也呂氏春秋期賢篇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臥履腸涉血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是其證也屨字本作屨其上牛與屬相似因誤爲屬矣

執文○莊遠射臭準古作壤猶鏢之與刃刃犯難而鏢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若鏢刃矛戈之鏢也刃在前故刃難鏢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於後位也○莊遠射云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鏢進矛者前其鏢注銳底曰鏢平底曰鏢方言謂之鈇郭璞注鏢或名爲鏢說文解字鏢下銅也鏢下銅也故知鏢即鏢蓋刃銳而鏢頓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賢知者不能避爲鏢刃也見諱利欲也故曰有所屏蔽也○王念孫云如高注則正文避字下當有所屏蔽四字而今本脫之也此承上文而言言先者有難而後者無患此庸人之所共見也而賢知者猶不能避則爲爭先之見所屏蔽故曰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明之內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凝也孫云竭之言過也爾雅曰遏止也底滯凝竭皆止也爾雅底止也原道篇注滯止也楚辭九歎注凝止也天文篇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要略曰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皆其證也道藏本朱本茅本皆作凝竭劉績不知其義而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敦術也合于時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改竭爲結莊本從之謬矣

後後亦制先道當勝事爲變不必待于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也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反側之間不容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氣息促之甚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六百九十七引並作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八十二又引注云冠有所挂者去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不暇顧視也舒詳

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礪堅喻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柔弱以靜舒安以定也

極深不可測也。盡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營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

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王引之云：無好憎，本無私好，此後人以意改之也。

言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而然也。則下句澤及蛟螭而不求報，亦是此意。加一憎字，則非其指矣。且好與

報為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無好憎，則失其韻矣。劉本亦非。○文典謹按：御覽五十八引包作

苞，無好憎，作無所澤及蛟螭，微小行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不富，瞻天下而既不既，足也。德施百姓而不費，

私與劉續本合。德澤加于百姓，不行而不可得窮極也。○流膏不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

不然也。水之淖溺流通，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通逸也。錯繆，相紛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

也。濟，動溶無形之域。○文典謹按：溶為溶段，似真驚動溶于至而翺翔忽區之上。○忽，悅之區上也。言其飛

通也。莊遠吉云：本無兩字，依太平御覽加。○王引之云：忽區二字，文不成義。區當作芒，隸書芒字作泆，與區相

似而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引原道篇已誤作區。忽芒即忽荒也。莊子至樂篇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釋文芒音荒，又呼晃反。芴音忽，是芒與荒同。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曆書

荒作芒，三代世表帝芒，索隱芒一作荒。上文游微霧驚忽悅高注曰：忽悅無形之象，文選七發注引作驚

析傷乎虹蜺之閒，是其明證。奕奕駢賦，驚廓忽翺兮，與道翺翔亦謂翺翔於忽荒之上也。○遄，回川谷

之間，而滄騰大荒之野。○遠，回猶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俞樾云：授上

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並以稟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私，稟授無形

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字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私，稟授無形

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紜，轉與萬物始終。○王念孫云：始終當為終始

終始。公洞為韻。高注：洞讀同異之同。鴻洞疊韻字。右始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

為韻。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



於天下者以其渾濁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也水是也吾是

以知無爲之有益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爲物大祖也無音其

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爲光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

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海賦注引像作文選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謂去清淨也

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道家所棄故適而有形離其本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約

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得爲人用蕭然應感殷然反本太平御覽作毅然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

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復文選與侍郎曹長思書注引

下獨字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員不中矩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五十八引葉作奔覽累而

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爲道關門門道之門○文典謹按御覽五十穆恣隱閔純德獨存穆恣隱閔皆無

雜糅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

生焉無形道也無聲而五音鳴焉音生于無聲也無味而五味形焉和也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

實出於虛有形生于無形天下爲之罔則名實同居罔隙也名爵號之名也實幣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

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色之數不過五

青赤白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春秋魯隱公觀漁于棠是也○莊遠吉云易觀顯

黑黃也而不觀薦非常視也故夫子曰禘自既灌不欲觀說文解字觀諦視也

古字古義自有一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擊之味者甘立而五味享矣享平也甘中央味也

定誘解得之矣是享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都正注引晉韻曰享定也亦通作俸釋名釋言語曰俸

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享矣猶曰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享成也於義轉迂

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也道施四海一之解際天

地讀解故之際也解其全也純兮樸在石而未剖其散也混兮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

深淵沖虛也盈滿也況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衆百事之根皆出一門

道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

智與民同出于公正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諭貪榮勢也故去之損其思慮常恬

○王念孫云損當為損字之誤也捐與去除同意作損則非其指矣文子道原篇正作捐其思慮又精神

篇忘其五藏損其形骸損亦當為捐捐與忘意相近即莊子所謂外其形骸也作損則義不可通矣又下

文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案社稷約其所守則察不煩寡其所求則得易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

而不可言棄不可言損當亦是損字之誤也

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

當夫喜怒哀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憂悲為失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

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即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憂即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

脫樂字耳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局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為堅冰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

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通作性。性散亂粹純。○王引之云：諸書無訓散不載，無所好憎，平之至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好作愛。愛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粹純。○王引之云：諸書無訓散子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好作愛。愛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粹純。○王引之云：諸書無訓散誤詳見說文攷正，散皆當為穀。隸書散與穀相似，故散誤為穀。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原道篇已誤。莊子齊物論篇樊然散亂。折尼橋郭作散太玄堂畫夜穀者，其福福雜。今本散誤作散，皆其證也。說文穀相雜，錯也。廣雅穀維也。亂也。並與高注同義。則散為穀之誤明矣。穀訓為雜義，與粹正相反。故曰：不與物穀粹之至也。文子道原篇作不與物雜，雜亦穀也。莊子刻意篇作不與物交，交與穀聲義亦相近。精神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高注不養也。當為收養也。此承上文得其內而言。能得之於中，則能養之於外。下文筋力勁強，耳目聰明，所謂外能養之也。若云外能收之，則非其指矣。且牧與得為韻。古韻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形與牧相似。故牧誤為收。文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形與牧相似。子道原篇正作收。文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形與牧相似。堅強而不韜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自，處大而不窕。在大能小，其魂不躁，其神不媿。躁，煩燥也。媿，小定矣。精神湫漻寂寞，為天下寡。湫漻，清靜也。寂寞，大也。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言精神。湫漻寂寞，為天下寡。湫漻，清靜也。寂寞，大也。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王念孫云：此當作感。迫則能動，感與應相因。迫與動相因。精神篇曰：感而應，迫而動。皆其證。今本感物穆無窮，化而適，物穆無窮，分胡可勝言。漢書作物穆無窮，顏師古曰：物穆深微貌。迫，迫二字互誤。物穆無窮，化而適，物穆無窮，分胡可勝言。漢書作物穆無窮，顏師古曰：物穆深微貌。迫，迫二字互誤。物穆無窮，化而適，物穆無窮，分胡可勝言。漢書作物穆無窮，顏師古曰：物穆深微貌。迫，迫二字互誤。勿說宛指武篇亦云，物穆無窮，變無形像，變無形像，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綵，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是

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

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所謂樂者。豈必

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俞樾云京臺即強臺。或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亦稱京臺也。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臺與滿寵書。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丘紂臺名也。在鉅鹿也。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即強臺之明證。

耳聽九韶六聲。九韶舜樂也。六聲頌頌樂也。○文典。口味煎繁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鸕鷀之謂樂乎。

鸕鷀鳥名也。長頸線身。其羽似雁。一曰鳳皇。之別名也。○莊達吉云太平御覽引作釣射瀟湘當是異本。馬融注左傳鸕鷀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說文解字云五方神鳥。西方曰鸕鷀。中央曰鳳皇。故一曰鳳皇。別名也。○文典。謹按文選西京賦。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

悲。廉猶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得道而肥。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學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

懼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王念孫云得道本作道勝。淺學人改之也。道勝與心戰相對為文。高注曰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則正文本作道勝。明矣。精神篇曰子夏見曾子一臠一肥。曾子問

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臠。先王之道勝。一臠一肥。曾子問故肥是。其事也。本出韓子喻老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此。正作道勝而肥。聖人以身役物。不

以欲滑和。不以身為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文典。謹按御覽。是故其為權不忻忻。忻忻為其為悲不憊。憊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文典。謹按文選從斤竹潤。越

是故有以自得之也。自得。其喬木之下。空穴之中。○文典。謹按北堂書鈔。足以適情。喬木上疎少陰之木。此中夫自得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王念孫云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極至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

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本作至極樂夫建鍾鼓列管弦管籥也弦琴瑟也席旃茵傳旄象也象以象牙則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即至樂極矣

為飾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鄩邑紂使師涓作鄩邑靡靡之樂也故齊靡曼之色變美色也靡也師延為晉平公歌之師曠知之曰亡國之音也

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樂不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誘進也慕有所思怵然猶惕然○俞越云高注曰怵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馬罷酒徹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

愜然若有所亡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乎怵當讀為說說文言部說誘也下言正相應作怵者段字耳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愜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

外面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文典謹按文選贈王太常詩注引樂作奏樂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營

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

肌膚不澁于骨髓浸潤也澁通也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人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

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

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文典謹按內不開於中不入於耳而中意林引作內心不開

不著於心○俞越云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也不著於心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此何以異於壘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

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

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血氣作氣血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

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器物用也為治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

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

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在於彼而在於我我謂許由也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王

念孫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我字涉上句而衍彼我人身相對為文身上不當有我字劉本移我字徹

於下文身得之上而讀我身得為一句亦非文子九守篇正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

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心不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玄天無非無

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玄天也耀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王念孫云此四句皆以夫天下者亦吾有

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言相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其號

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不自得其天性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

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濤海

裔溱也裔邊也溱讀葛覃之覃也○陶方琦云文選江賦注應詔樂遊苑詩注引許注云溱水溱也溱

即溱說文有溱無溱爾雅釋水溱水陸字或作漣也故宣貴妃誅注引許注亦作溱溱也說文水部溱

水旁深也水旁即水涯廣雅釋詁陸方也方旁古馳要裏建翠蓋要裏馬蓋日行萬里覆轆弱自觀掉羽

字通亦有水字字林溱水溱也即本許君淮南注馳要裏建翠蓋要裏馬蓋日行萬里覆轆弱自觀掉羽

武象之樂掉羽羽舞武象耳聽滔明奇麗激珍之音激揚珍轉皆曲名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七

轉也說文糸部紵轉也許注當是紵字上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

文端委錯紵高注以紵訓轉正同許說延為桑間濮上之樂漢在衛地許注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浩同字孟子浩然劉注作皓然七發揚鄭衛之皓樂正同許本

說文人部倡樂也楚辭陳寧射沼濱之高鳥遂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湏齊於凡民故曰齊也○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云齊等之民也莊子下以化齊民李注齊等也漢書編戶齊民如舊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營惑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谿谷之間側伏隱于榛薄之中深木曰榛薄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

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爲樞堵長一丈高一丈而環一堵爲方一丈故曰環堵言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

房陰雪霜滾灑浸潭蔗蔣演灑雪霜之貌也浸潭之潤以生蔗蔣實者蔣實也其米曰籬胡漢讀籬繩

讀拔滅之孫編修星衍云當作校滅之滅因減灑聲相近也當以盧君之言爲是今依改之莊逵吉云藏本灑

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爲峽○王念孫云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淮南子曰

岬作峽注云兩山之間爲峽與岬李所引迥異疑皆後人所改玉篇岬古狎切山旁也亦作岬廣韻岬古

狎切山側也峽侯夾切巫峽山名二字音義判然後人誤以山脊之岬爲巫峽故改訓爲兩山之間

則所見已非原注也但岬字尙未改爲峽耳○陶方琦云玉篇岬山旁也亦作岬廣韻岬山側也皆本許注

淮南說高本作峽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黑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對病而不失其

所以自樂也○王引之云黎黑舊本譌作黎累今據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改又對與病義不相近懟皆

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本經篇則身無患百節莫苑高注曰苑病也傲真篇五藏無

是苑與怨通莊子盜跖篇貪財而取怨貪權而不通古訓而改懟爲懟其失甚矣所以自樂不字

涉上下文而衍不為惑悻怨慰而失其所以自樂也作一句讀○俞樾云王氏據文選注訂黎累為黎鳥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為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其澤以疏離折以臞培是殖有臞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臞瘠也蓋即從脂

夫鳥之啞啞鵲之啞啞豈嘗為寒暑燥淫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同志

至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離故曰有不變之行也○文典謹按高注士有同志同志德也下志字疑涉上文而衍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正作士有同志同德又交定作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鈎繩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

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懼達而不榮雖窮賤不以為懼也處高而不機危持盈而不傾覆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朗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

流與化翱翔翱翔猶傾仰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子斬巖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位爵號

之名是故不以康為樂康安不以憊為悲憊約也憊謙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

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王念孫云充本

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為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氣者生之原語即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三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二者皆傷也各本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文子亦誤作三唯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

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





墮墜培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高誘注墮墜也楚人謂墮為墮此文蹈當為墮墮培即足墮墜培也培即

知正文本當作墮墮于污壑葬呂之中非重複也若如今本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

作墮蹈說文蹈踐也既墮踐矣何能復蹈踐乎於文亦不調有清靜故利形貪饜多欲之人漠眇於勢

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有清靜故利形貪饜多欲之人漠眇於勢

利誘慕於名位漢趙眇眇眇不知足預誘也募資漢弱之漢購讀織緞密眇無間孔之焉也○王念

臣侯者表甘泉戰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朝鮮佩管略屬真番徐廣曰真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功

乎大真路史疏化紀曰大真或作大莫非皆其例也眠之為眇則涉注文眇暗而誤演音顯眠音莫賢反

演眠或作顯冥文字九守篇作顯冥乎勢利是其證也莊子則陽篇顯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冥音眠司馬

云顯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即此所云演眠於勢利誘慕於名位也高以演眠為不知足

司馬以顯冥為迷惑迷惑與不知足義相因也又案高云演眠猶鈍眇眇讀齊晉王之登見集韻演眠鈍

眇皆疊韻也鈍眇或為鈍閱或為頓怒方音頓怒懼也江湖之間謂之頓怒淮南備務篇精神曉冷鈍閱

條達高彼注云鈍閱猶鈍眇也此注云鈍翼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冀猶庶幾也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

高子得故高注曰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今本高于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字作位高於世當作植

世位亦立也周官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古者位立同字○文典謹按莊本無注今據傳寫宋本補則精神

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淫過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

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亟疾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燭云

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日充而壯日耗則弱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

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其疾也如是則

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孫詒讓云遇與耦通齊俗訓云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要略云所以

猶周也此云無不遇亦即周通之義高釋過為時失之而百事之變無不應之也  
文字守弱篇疑此文遇作偶正與說林訓偶物字同

卷二

儼真訓儼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於有故曰儼真因以題篇

有始者天地開闢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成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寞

有始仿有有者言萬物始有無者無可名也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

者繁憤未發萌兆牙孽未有形埒垠堦○王念孫云覺冥篇不見朕垠高注朕兆朕也垠形伏也繆穆篇

也且此三句以發髮埒為韻若加垠埒二字則失其韻矣無無螻螻將欲生與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

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合和續紛龍蓀欲

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遂也暢達也和氣也續紛雜糅也龍蓀聚會也兆朕形怪也○陶方琦云文選魏

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合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霽罷無有仿佛氣遂而大

通冥冥者也晉讀紺綰之綰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蒼龍荏蘆炫煌螻螻助蚊行喻息可

切循把握而有數量循順也崔讀曰唯也崔讀曰應也莊遠吉云喻息各本皆作喻息唯藏本作喻考方

喻喻亦有息義矣後人但知喻息而改喻為喻者非是○王念孫云蘊音瀆與唯字聲不相近蘊若當為蘊

言喻亦有息義矣後人但知喻息而改喻為喻者非是○王念孫云蘊音瀆與唯字聲不相近蘊若當為蘊



今猶言約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遇也。遭也。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俞樾云。範即

略古今。今猶言約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遇也。遭也。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俞樾云。範即

犯違是範。犯古字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耳

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馮釋犯也。

高注又曰。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而夢。繁而復新。其

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文九。警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三百九十七引作

為樂也。可勝計邪。○文九。警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三百九十七引作

警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三百九十七引作

今此之為大夢也。○文九。警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三百九十七引作

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韓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為虎者。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

氏。韓人淮南之人。因牛食。其兄啓戶而入。哀搏而殺之。御覽八百八十八。白帖九十七。所引略同。病下並無也字。疑衍文也。後漢書

張衡傳注引昔公牛哀病七日化為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病下亦無也字。高注曰

江淮之間。公牛氏又曰。公牛氏韓人。疑是高許二家注。後人合而為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

志與心變。神與形化。神形皆化。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二者代謝。舛

馳各樂其成。形代更也。謝紱也。舛互也。形謂狡狴。鍾惺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也。萌生也。夫水嚮冬則凝而為

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文九。董按

十八引泮並作釋。又移字。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南陽苑。○

初學記作施御覽作苑。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南陽苑。○

宛與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能馬之死也剝之若槁龍老氣力竭盡故若槁也○文

氣而形不能掩疑是許本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狹少也濡濡溼氣力未盡○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引槁作棄

死者其鬼燒燒煩燒善行病祟人時既者其神漠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道家養形養神皆以

漢而已也老子曰以道錄天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精神無所

不得至故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攬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攬搶

也杓北斗柄第七星○王引之云北斗之星不問為書高說非也衡當為衝字形相似而誤衡杓皆妖氣

也晉書天文志引河圖曰歲星之精流為天槍天衡熒惑散為天機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雲狀若妖人

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史記天官書曰五星蚤出者為羸晚出者為縮必有天應見

於杓星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在斗牽牛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

合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也熙戲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引游作興又引許注云哺口中嚼食也按

食也爾雅釋文引說文作哺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也和氣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

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盛貌茫茫沈沈王莽之莽沈沈水出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沈

者莽也今本沈誤作沉辯見漢書刑法志沈斥下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莽與茫古同聲茫沈沈即

頌漢書禮樂志又作沈沈揚雄古曰沈沈白氣之貌故曰沈沈白之沈若作沈沈則與正文

注文皆不合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沉亦當為沈渾渾沈

沈廣大貌也爾雅云沈沈也說文云轉流也讀若混一曰沈為本脫此二字今據爾雅釋文補云混渾古同

類僅渾沈沈即云沈沈之轉爲沈沈也且沈與象量藏爲類若作沈沈則義既不合而沈散見羣書而學之者莫能辨也詳見漢書

於是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昭其德也其道可以大美與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地物但也可以大美與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俞樾云美當作筴筴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筴灼曰筴數也是大美與而育之與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筴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此乾坤之筴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而今正文筴字亦誤作美是其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也可以大美與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人酸也百字蓋一字之誤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也○文典謹按高注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百字蓋一字之誤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也○文典謹按高注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

梅不足以爲一人和即此注所本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炎也抱其志德而矣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熟也煬讀供

篇云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釋文云炊本或作吹同司馬云炊累猶動升也向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郭云如埃塵之自動也淮南書似即本彼文高訓爲成熟則與司馬郭義異耳

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洪頤煊云後漢書隗囂傳勿用傍人解構之言寶融傳亂惑真並同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本得其本故能連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也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

明行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諡德道者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鈎仁義爲餌投之於

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文典謹按初學記武帝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為罕

非其有得夫挾依於跋躍之術。○跋躍猶繩繩也。提挈人間之際。擲探挺掘。世之風俗。下也。以求利便也。○莊

遠古云挺各本皆作挺。攷說文解字。挺。是也。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

也。挺長也。挺。桐雙聲。應從藏本。作挺。為是。况懷瓌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擻○弊猶雜也。擻猶雜也。擻猶雜也。擻猶雜也。

域。而和以天地者乎。○俞樾云。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性也。以利害

為塵垢。塵垢。論也。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瓌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下。輅。王者

瑛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弦之琴。樂曲。神物為下降者。清角。商聲也。○陶方琦云。輅。汧水。本當作

瑛。玉。瑛。瓌。象。皆飾也。文選。雪。賦。注。引。許。注。瑛。美。玉。也。無。可。附。屬。當。是。此。注。正。見。二。本。之。異。說。文。瑛。玉。也。楚

詞。王。注。瑛。美。玉。也。又。文。選。南。都。賦。注。引。許。注。清。角。弦。急。其。聲。清。也。管子。曰。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

清。韓。非。十。過。平。公。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蔡。邕。月。令。章。句。凡。弦。急。則。清。緩。則。濁。說。文。絃。急

聲。也。登。千。仞。之。谿。臨。蟻。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也。滑。滑。亂。利。適。也。譬。若。鍾。山。之。玉。文。選。琴。賦。注。為。范。方。琦

書。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許。注。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按。西。山。經。西。次。三。經。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

鍾。山。又。云。黃。帝。乃。取。崇。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北。曰。陰。郭。注。以。為。玉。種。故。許。注。云。出。美。玉。海。山。北

經。鍾。山。之。神。名。燭。陰。即。淮。南。之。燭。龍。地。形。訓。曰。燭。龍。在。雁。門。北。蔽。子。委。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

○王念孫云。炊。當。為。灼。字。之。誤。也。玉。可。言。灼。不。可。言。炊。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四。引。作。炊。皆

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御。覽。地。部。三。引。此。正。作。灼。白。帖。七。同。呂。氏。春。秋。士。容。篇。注。作。燻。以。鑪。炭。燻。亦。灼。也。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八。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

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斷之一毛。無所繫於志也。○舒。自。膝。以下。歷。以。上。也。暫。讀。開。收。之。



也。隔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陶方琦云。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  
引通俗文。以水檢塵曰灑。文選張華答何邵詩注。引淮南。猶條風之時麗也。引許注。灑。猶灑也。與注同。玄應  
時灑。即許本。○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五引注。注。引。灑。忽。一。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  
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闢。休于天鈞而不礪。礪。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  
之。義殊為無據。莊子齊物論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非。而休乎天鈞。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不  
止也。釋文引崔謨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即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  
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為天鈞者。足徵高注之非矣。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塞也。○莊達吉云。古讀隆為臨。故詩與爾雅衝韓詩  
作隆。衝又後漢。帝諱隆。改終虛縣為終虛也。唯體道能不败。○洪頤煊云。下。濶。飛。狐。句。望。之。險。不。能。留。也。與。上  
縣。亦。是。南。臨。同。聲。因。之。又。以。終。南。為。終。隆。也。唯。體。道。能。不。敗。也。○洪。頤。煊。云。下。濶。飛。狐。句。望。之。險。不。能。留。也。與。上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塞。三。句。連。文。不。應。有。唯。體。道。不。能。敗。句。禁。下。疑。脫。也。字。此。六。字。涉。上。注。而。譌。○王。念  
孫。云。唯。體。道。能。不。敗。六。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乃。上。文。休。於。天。鈞。而。不。為。之。注。誤。衍。於。此。上。註。云。偽。敗。也。  
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濶。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濶。急。流。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太。行。石。澗。飛  
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太。行。在。野。王。北。上。黨。關。也。石。澗。深。谿。飛。狐。在。代。郡。句。望。在。鴈。門。皆。險。也。○莊。達  
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吉。云。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法。以。義。攷。之。注。應。即。汪。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  
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  
注。注。字。作。汪。後。人。但。識。注。不。識。古。字。汪。因。之。傳。訛。矣。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  
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曰。心。下。巨。闕。神。內。守。也。○  
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天。子。兩。觀。也。文。選。帝。文。注。引。許。注。作。魏。闕。王。之。闕。也。高。注。前。一。說。文。  
選。注。所。引。許。注。南。作。相。同。當。是。許。說。馬。注。入。高。注。文。選。莊。子。所。引。乃。約。文。也。且。高。注。內。君。門。作。兩。說。多。係。許。高。一。說。文。  
釋。文。引。許。注。南。作。相。同。當。是。許。說。馬。注。入。高。注。文。選。莊。子。所。引。乃。約。文。也。且。高。注。內。君。門。作。兩。說。多。係。許。高。一。說。文。  
義。山。海。經。魏。山。或。作。魏。山。說。文。魏。唯。魏。也。唯。魏。即。崔。魏。故。西。山。經。魏。山。郭。注。魏。音。魏。高。注。以。魏。訓。魏。是。魏。  
魏。魏。三。字。音。義。然。通。張。衡。西。京。賦。建。象。魏。之。兩。觀。注。象。魏。闕。也。一。曰。觀。也。爾。雅。孫。炎。注。宮。門。雙。闕。舊。縣。法。  
象。使。民。觀。之。故。謂。之。觀。水。經。毅。水。注。引。白。虎。通。義。闕。者。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是。故。與。至。人。居。  
所。以。飾。門。別。尊。卑。也。許。注。曰。天。子。曰。王。皆。尊。者。之。辭。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是。故。與。至。人。居。

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論道如川，不言而能飲人以和，道也。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蛇能解龍，故道以為譬。盈縮卷舒，與時變化。

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營，惑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湖，臺猶持也，簡大也。○莊遠吉云：臺簡注云：臺持也，錢別駕云：臺猶持也，太湖，臺猶持也，簡大也。○莊遠吉云：臺簡注云：臺持也，錢別駕云：臺猶持也，太湖，臺猶持也，簡大也。

不用篆文，提故仍存原文，不敢擅改。○俞樾云：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聲為訓，釋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音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姑謂臺當作臺，古文握字然。

亦以臺為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智，能引楯萬物，羣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楯讀允恭之允。○莊遠吉云：引楯當作拆從手，翦。○文與謹按：楯皆從盾得聲，得通用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也。事洽，休其神者，神居之也。不動，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散六衢。散布

合也。設於無垓站之宇，設，施也。垓，站，垓，馮也。垓，讀人飲食太多，寂漠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為於

己也。非有為于物者，不為為也。物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闔一和也。所貫也。响，讀以口相呼之呼。

○文典謹按：生一父母，不辭生，下當有於字，御覽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言道能化有苗與三危，九百七十三引正作皆生於一父母，是其證也。

通為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為一家，道所化也。○莊遠吉云：辰州疑當作益州。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

在雁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遠

北方，越在南方，古詩注引作越，居南方，居應作在，曹植表注引正作在。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罔也。罔，

論遠，○陶方琦云：文選蘇子卿古詩注：曹植求通親表注：引許注：胡在。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罔也。

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廉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楊，楊朱也。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釵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申，申不害也。韓昭侯相者，三符之命而尙刻削。商者，魏公孫鞅也。因謂之商鞅也。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爲秦孝公制相坐之法，嚴猛開故封之爲商君也。魏謂之商鞅，一輻本一作蓋之一椽，輪之一輻，此但言一椽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王念孫云：蓋之無一椽，輪之無一輻，本一作蓋之一椽，輪之一輻，則下文不必更言有無矣。此兩無字，皆己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治工之鑄器，鑄，讀如唾，本之六切。轉音下無字而衍。己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治工之鑄器，李實云：祝本之六切。轉音下無字而衍。今河南息縣人讀祝如朱，說文：昭，呼鷄聲之六切，而風俗通曰：呼鷄朱朱，皆轉音也。禮記：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呂氏春秋：慎，大覽：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周禮：癘醫：注：祝，讀如注。病之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况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梓，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梓，讀詩頌，苞有三藥同。○莊遠吉云：梓，古文槧字也。亦作櫟，是櫟亦同字。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授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蓀，遼巢彭瀾而爲雨，周雲，密雨也。龍蓀，聚合也。遼巢，彭瀾，積貌也。櫟，榆莢之櫟。○莊遠吉云：御潭即薄之誤，後人不知而改爲瀾。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彭，古讀若。有下文云：渾渾，渾渾若，純樸未散，有薄爲一司馬相如封禪文：宮魄四塞，義並與此同。故高注以彭薄爲溼，積貌，若彭瀾，則爲水聲，而非雲氣。薄爲之貌，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蓋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正作彭瀾，太平御覽：天部八同。○俞樾云：高注曰：周雲密雨雲，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蓋爲未安。殆失之矣。周當讀爲朝，詩：汝墳，篇：怒如調，飢毛傳曰：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即雲也。朝雲，爲朝詩：所謂朝雲者，也。即說此。周雲沈瀾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不與萬物俱溼。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

妙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陳觀繹云所得上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論於

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縑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縑也青非藍也茲雖過其

母而無能復化已涅礬石也母本也○孫詒讓云賈公彥周禮鍾氏儀禮士冠禮疏引染縑並作染縑疑

時自有作據許本齊俗訓云夫素之性白染之以涅則黑則此本為長然買兩引以證縑色則唐

是以舉其數數之寡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有猶往也小大優游矣言饒多也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

於大矣秋豪微妙故能入于無間問孔言蘆苻之厚厚猶薄蘆葦也苻蘆之中

故曰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為大也蘆苻之厚通於無壅而復反於敦龐蘆苻已有形故曰無秋

苻讀蘆苻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蘆苻之厚蘆苻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

無圻圻垠字也○莊遠吉云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製微重妙挺掬萬物揣丸變化道之

以論之言道所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鬚蟲適足以翾翔高際於雲故

曰雲臺蟲鬚微細故翾翔而無傷毀之患說文許綠反○王念孫云適足以翾翔當作適足以翾翔高注翾翔

而無傷毀之患當作翾翔而無傷毀之患說文許綠反○王念孫云適足以翾翔當作適足以翾翔高注翾翔

謂之下文曰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飛輕二字正承翾鳥言之高飛翼上下曰翾直刺不動曰翾而此注

不釋翾翾之義則正文本無翾翔二字明矣隸書翾字或作翾見漢唐公房碑形與翾相近故誤為翾

安城答覆運詩注夫與蛟螭同乘天機細也天機神馬夫受形於一罔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况

引碎腦作碎腦夫與蛟螭同乘天機細也天機神馬夫受形於一罔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况

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尚也○王念孫云也與邪同下夫字因上夫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

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寂

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

天不定，日月無所載也。載行也。地不定，草木無所植也。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也。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

後有真知。知不詐，故曰真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

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訴，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王念孫云：使下不當有知字，此因上文所謂知之

傳晉灼注引許說正合說文，訢下云：從也。從言斤聲，其為歎不忻，忻从心旁。此从言旁，尙是許君舊本。故

與漢書傳注引許說正合說文，訢下云：從也。從言斤聲，其為歎不忻，忻从心旁。此从言旁，尙是許君舊本。故

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壑治煩。○文選吳都賦注引

文：翠牽引也。宋玉九辯：枚煩翠而交橫。王注：與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

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俞越云：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文子精神

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

犧尊。犧讀曰希，猶鏤之以剖，刷雜之以青黃。華藻錘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

也。青黃，鏤之尊。剖，讀技之技。刷，讀詩騶角之刷也。華藻，華文也。錘，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

刻尊。秦為蟻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洪頤煊云：錘，當是錘字。易說卦：震為虵，釋文：干

也。錘，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此說於錘字之義，未得。錘，鮮連文者是。金尊則與鮮字不屬矣。陳氏審，祺左

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錘，錘謂鮮當為鑄然。錘，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犧尊非所施也。今按：錘從

也薄即鐘之段字也。鮮讀為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為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  
 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鐘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為華藻之形。疏刻而金飾之。是為華藻。鐘獻○  
 陶方琦云。文選魏都賦。注引許注。削曲刀也。說文。削。剛曲刀也。與淮南注正同。淮南剛應作剛。韓集送  
 文暢。剛北遊詩。注引淮南鐵之削。削。剛曲刀也。此即許注。字作剛。王逸注。哀時命。削剛刻鑊刀也。亦  
 也。高氏此注。與本經訓同。然其斷在溝中。壹比轅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問遠也。方其好然而失  
 木性鈞也。鈞等○文典謹按。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百是  
 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為壹。義遂不可通矣。是  
 故神越者。其言華越。散也。言不守德。湯者。其行僞。蕩逸僞。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  
 矣。與物為役。夫趨舍行僞者。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  
 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風化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  
 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俞樾云。宣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  
 心乎德之和。即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符篇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  
 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撲貫萬物。  
 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圉。  
 ○陶方琦云。史記索隱二十六引許注。濟園仙人也。高注中。一曰乃許氏說。如氾論訓。段干木晉國之大  
 駟。高注駟。駟。相一曰。駟。市僧也。而御覽引許注。正作駟。市僧也。之例。羽獵賦。靈園。燕于開觀。集解引郭璞  
 注。靈園。濟園。仙人。名。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王念孫云。宇內。當為內宇。內宇。猶宇內也。若谷中謂之中谷。  
 也。即用許氏淮南注。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王念孫云。宇內。當為內宇。內宇。猶宇內也。若谷中謂之中谷。  
 正野古讀若野。說見唐韻。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弃其杖。而為鄆林也。妾必妃。妻織女。天地之間。  
 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夫人之事。其神而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







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義氏以木德王天下。說曰太昊味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也。吟味其德。含德致也。高彼注曰含懷也。此云含德懷和本經篇云含德懷道含懷一聲之轉。其義一也。含字從口今聲。移口於翕字體小異耳。若訓為吟詠之吟則與懷和不類矣。漢書禮樂志靈安留吟青黃服。虞曰吟音含。是含字古或。被施頗烈。被謂光澤。頗烈施於民也。而知乃始味味。味味皆欲離其童蒙之心。味味欲明而未也。字吟也。也離去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味字。味味當為標標。注同。味味標標一聲之轉。皆欲知者。標誤為林。又因味字。慳慳與標古字通。皋陶謨慳慳還無化居。漢書食貨志慳慳作標。今作標。吳志伊字葉補又云。味音林。並引淮南子味味音林。味味音餘。乃為俗本所感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乃至神農黃帝。王念孫云乃當為及字之誤也。文子上禮篇正作及。又汜論篇故當為及。言夏殷之將亡。聖人早已知之。非及鳴條之野甲子之日而後知之。剖判大宗。○文典謹按北堂也。道藏本劉本並作乃。朱本改乃為待。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文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引太窳領天地襲九窳重九勑。○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勑字。勑當為塋字之誤也。玉篇塋古文塋字。字從土。勑擊說文林讀若鏗。九塋即九塋也。上文曰蘆苻之厚。通於無塋。無塋即無塋也。兵略篇不見。朕塋覽冥篇作朕塋。彼注云塋形狀也。故此注亦云塋形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引作襲九窳。空九重也。九窳九地也。九提挈陰陽。擗撓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擗撓和調。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貫位於此。萬民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盱盱聽是故治而不能和。協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伯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性命施及周室之衰。○王引之云之衰二字後人所加也。尋釋上文自伏義氏以下皆耳。若世則方其盛時。亦謂之衰。不待其衰而後為衰也。下文周室衰而王道廢。始言周室之澆淳散樸。施覆離易。雜道以偽。儉德以行。雜知。○王念孫云雜當為離字之誤也。儉讀為險。險儉二字通。說見經義之易也。述聞大戴禮惠而不儉。下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樂淨散樸。離道以善險。

德以行郭象注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此正淮南所本文子作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離道明矣高注訓離為初所見本已誤作雜又案偽古為字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為偽下為亦行也齊俗篇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遠衆矜偽猶伉行耳上文曰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於外也荀子儒效篇曰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行偽即行偽離道以為偽險德以行言所為非大道所行非至德也與詐偽之偽不同句巧放萌生始而巧故萌生巧詐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言詐偽耳文子改作以為偽以為行失之

徒而訟儒孔子道也墨翟術也徒黨也訟爭是非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設虛華之費疑曰擬博學以擬聖謂博學多聞以自比於聖人也鄭注周官司服曰疑之言擬也史記平準書人徒之淮南所本也歌弦鼓舞綴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為是以繁登降之禮飾絳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高說失之本也

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慄慄離慄讀蕭蕭無逢際之候也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柄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偽索榮顯之名利也故下言曼衍于淫荒之陂也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陂或野

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俞樾云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幾氏而歷數之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達人之學也

也欲以通性於遠廓而覺於寂寞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攢德摭性內愁五臟外勞耳目攢取也摭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也耳妄聽目妄視淫放勢也○陶方琦云文選為顯彥乃始招螻振繯物之豪芒搖先贈婦詩注七啓注華殿音義上引許注攢引也說文攢引也與注淮南同

消掉稍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稍仁義禮樂未之能行也越揚也此我所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不若有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

達有無之際。○俞越云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尚羊物之終始而條達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

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智臆之中矣若然

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芥中也○莊達吉孰肯分分然以物為事也○分猶意水之性真清而土汨

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王念孫云真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夫水之性

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王念孫云

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扣與汨同性鼻之於臭未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也○後人誤讀鼻為腐臭之臭而改臭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

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

公則心平矣○王念孫云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為神清此涉上句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

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王念孫云流沫本作沫雨故高注及說山篇俱

沫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又案沫雨者流雨之譌也水動則濁靜則清故曰人莫鑑於流雨而鑑於止水者

以其靜也動與靜相對流與止相對流隸或作湲見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沫相似因譌為沫高以

為雨人謂水暴溢為濇高云沫雨或作流沫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崔謨本流注

沫亦是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潦為正流潦即行潦也詩洞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

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與止水相對於文莊子德充符篇曰行潦流潦也

或作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與止水相對於文莊子德充符篇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

本注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既之蓋謂是水中浮瀾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又涉高注而誤

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賦注引作流沫，以從既改之正文，斯為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文而釋之，蓋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賦注引作流沫，以從即說文泉部鑿字之異文，許君云泉也，此正可為別本作流沫之證。○陶方琦云文選江賦注引作莫鑿于流沫而鑿于澄水，又引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沫，是許本作流沫，與高本正文亦異。高本流沫當作流潦，下本樹木者，灌以灑水，注灑或作潦，御覽七百二十引高注，正作灑，灑亦作沫，雨靜作淨，作者高氏本也。玉篇灑水暴溢也，灑也，即注許氏淮南注。○文選謹按御覽十引流沫亦作沫，雨靜作淨，其上引高注沫雨兩潦，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易讀河閒易，縣之易。○王念孫云以觀其易也，沫起覆蓋也。相對為文，則不當有觀字。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引此並無觀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語意未明，御覽方術部引作夫唯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性情也。高注形見也，較今本為善。文子作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性也。○俞樾云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並無觀字，是觀為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从日，从月，而易字據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為易耳。○文選謹按王俞以觀字為衍文，是也。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見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王念孫云用也二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用者，作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莊子知北遊篇曰：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皆其證。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遊篇曰：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皆其證。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鑑明者，塵垢弗能蕪。種汚也。種讀神清者，嗜欲弗能亂。情之嗜欲不能干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玄光，內明也。是專治也。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文選謹按藝文類聚六十九引燠作煖。冬日之不用罽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

也。嗚呼！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

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以用也。○俞樾云：趨乃趨字之誤，越之言逸也。越

驚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文典選按：趨行猶奔走馳驚也。謂聖人無貪污之心，不奔

走馳驚以求名譽也。俞氏以趨爲越，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其說迂曲難通。名譽安可以過甚之行求

之？文子九守篇雖作越行，疑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

字之誤，未可據彼改此也。於世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偏身不見用，偏然也。偏讀雷同之雷。○莊遠吉云：

本或作乘，乘者是。○王念孫云：高說非也。偏字上屬爲句，不免於偏，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偏之言

羸也。廣雅曰：餘餘疲也。說文曰：優，聖兒亦疲德之意。王藻容，稟鄭注曰：稟，羸羸貌也。王襄洞簫賦

曰：樂既響，博備以頓頽，優優傑傑，並字異而義同。身字下屬爲句，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孔墨之弟子，徒是

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句法，正與此同。是

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求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民乎？齊民，凡民也。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

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

誘惑也。辯者不能說也。說釋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濫，亂也。或作濫，濫，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

也。○俞樾云：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此真入之道也。遊，此後人云道本作

也。○文子九守篇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正如此，可據以訂正。○王念孫云：道本作

銷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高注曰：游行也。精神篇是故真人之所游高注亦曰：游行也。莊子天運篇古之

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荷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並與此真人之遊同意。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也。治天地

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天遏。問上下之間也。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地也。○俞

誤精神篇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  
 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神經於驪山太行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  
 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滯九江四方為九也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究高注曰局猶閉也○俞樾云  
 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局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局半鼎之局長三尺小局  
 鼎之局長二尺是局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局橫木校輪開一日車前橫木也是局  
 橫木皆謂之局不逼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目視耳聽也八風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  
 故以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陶方琦云文選注十六引淮南曰  
 水之趨陽阿之舞高注陽阿古之名倡也文選南都賦注引許注蹠蹈也是高本作蹠與許本作蹠  
 微異魏都賦注引聲類蹠蹠也說文蹠蹠也廣雅釋詁蹠蹠也主衡訓注蹠蹠引高注綠並作濛  
 十六引作足蹠狡兔是許本作蹠之證○文選按文選長笛賦注七命注引高注綠並作濛  
 地○文選按終當為絡形近而誤也莊子天道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即此文所  
 本落與絡同秋水篇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本道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即此文所  
 十四引此文正作智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澤潤澤也○王念孫云澤潤澤  
 絡天地尤其明證矣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澤潤澤也○王念孫云澤潤澤  
 也本作潤澤也此解潤字之義非解澤字之義辭潤潤如玉石也目數千羊二句以耳目  
 言之足蹠陽阿二句以手足言之智終天地二句以心言之辯解連環二句以口言之若云澤潤玉石則  
 文不成義矣今案正文澤字涉注文潤澤也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五引此已靜漠恬澹所以養性  
 諫後人不違又於注內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文字九守篇正作辭潤潤玉石靜漠恬澹所以養性  
 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  
 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極非有其  
 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道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  
 之攢疾聽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蠶螫指而神不能愴整讀解釋之蚤蝨磨膚而不知不能平○王念孫

云知不能平四字義不相屬知本作性性猶體也平靜也鬼谷子摩篇平者靜也謂體不能靜也莊子天  
運篇蚊蚋嗜膚則通管不寐是也後人不知性之訓為體故妄改之耳太平御覽蟲多部二引此正作性  
不能平○翕趨云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澹定也義正一律太  
志義通蟲多部引作性不能平恐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蠶螫指而神不能澹高注曰澹定也義正一律太  
平御覽蟲多部引作性不能平恐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蠶螫指而神不能澹高注曰澹定也義正一律太  
然神也志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愛忠之來攫人心也直蜂蠶之螫毒而吝蟲之慘怛也此恐攫  
人心不言攫人體則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攫迫非直蜂蠶之螫毒而吝蟲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  
此不當以體言矣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攫迫非直蜂蠶之螫毒而吝蟲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  
之何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聞雷霆之音○文典謹按雷霆之音舊作雷靈之聲與下耳調玉石之聲  
音今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  
據改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  
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動用也○翕趨云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章注並  
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辭意未合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文典謹按今夫樹木者灌以灑水云文選衍  
御覽七百二十引攬取吾情作擢取吾精有若泉源作勢若泉原稟作廉今夫樹木者灌以灑水云文選衍  
之附錄以俟攬○文典謹按孫氏所云文選注即江賦注也許注之上引有淮南正文莫鑿於流澗而鑿  
於澗水則非此處注可知至各本灑波暴溢也疇以肥壤疇穰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棗王念孫  
也五字疑後人據玉篇所加故藏本無之也疇以肥壤疇穰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棗王念孫  
云一當見眉睫濁之不此一此言養之不能察方員意與此同魏策亦云十人樹樹一人拔之則無生樹矣今本  
十一能見眉睫濁之不此一此言養之不能察方員意與此同魏策亦云十人樹樹一人拔之則無生樹矣今本  
正作十人養之一人拔之○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作千人養之一人拔之文雖小異  
而作一人拔之一證又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又况與  
是為王說之一證又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又况與  
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見察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

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先王之道也。○文典謹按：脩當為循，隸書脩循相似，故致誤也。文選西都賦注：御覽七十。當此之時，風雨不七引並作而處士循其道，唯長笛賦注引作脩與，今本合則後人贗本改之也。

毀折草木不天，九鼎重味，珠玉潤澤。○莊遠吉云：御覽作草木不天，死九鼎重味，字下有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姦回則鼎輕。○王念孫云：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天，死九鼎重味，字下有注云：王者道德篤，亦有死字。九鼎重味，味字，義無取蓋，即下毀折草木之誤，而衍也。御覽引此作九鼎重也。又云：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而不和也。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因曰方回，見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文德自樂其道于天地之間也，或作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光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文典謹按：辜當為罪字之誤也。罪古作辜，傳為炮烙，鑄金柱，鑄金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墜墜火中，而對之笑也。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析解也。剝解有醜鬼。○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二十引作銅金為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才士，腳觀其有奇異，脛腳也。醜鬼，侯之女，殖梅伯之骸。○鬼醜，梅伯紂時諸侯，梅伯紂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為不好，當此之時，嶼山崩，三川涸。○嶼山，蓋在南陽三川涇渭河也。涸，飛鳥鐵翼走獸，擠腳。○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殺也。此鈔訓殘義得相通，蜀都賦注引許注作鐵殘也。羽字，一切經音義引作鐵羽，而飛當從辨命論五君引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言聖人不能通其道，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齊民乎。○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繫



于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莊遠吉云：反，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太平御覽作化。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龜視東城門，闔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龜便往視門，闔者問之，龜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闔明且老，龜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闔沒為湖。」遂化作石也。六字，莊氏遠吉所引，御覽當為六十六，然八百八十八引，又仍作反，與今本合，一百六十母。九引作歷陽之都，一夕為湖，有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巫山在郢都，故曰膏夏紫芝。注云：漢明帝時，歷陽淪為麻湖。○文典謹按：藝文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水濁，故不得明目，穉稼為霜所凋，故不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馱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者，置獲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肆，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所居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四海，天下也。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榆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命，天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清靜，鳥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之。弩，號柘桑也。谿子，陽鄰國善為弩匠，因以名也。○陶方琦云：史記集解索隱文選，閉居賦注，御覽三百四十八，並引注南方谿子，變夷柘弩，皆善材也。高注所云，或曰，即是許說。索隱引作南方谿子，變出柘弩及竹弩，引文小異。御覽引古史，攻烏號，以柘枝為之，柘桑其材堅勁，可為弩。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陶方琦云：御覽三舟，若今豫章是也。越人，所便習者，無其水，因不能獨浮也。○陶方琦云：御覽三舟，若今豫章是也。越人，所便習者，無其水，因不能獨浮也。下曰：艇，其形徑擬一二人所乘行也。小爾雅：小船謂之艇。玉篇：艇，小舟也。無訓為大船者，然高注：一版之水，與許注一本義亦相類，是訓蜀為一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越船，吳艇，不能無水。

而行御覽七百七十一引浮亦作今簞繳機而在上。譬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也。機發也。翹翔鳥之高飛翼上曰下。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不直刺不動曰下期。言采采易得之菜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卷三

天文訓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讖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照篇。

天墜未形。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馮翼洞瀾無形之貌。洞讀挺。洞道始於虛。○王引之云書傳

曰太昭者馮翼洞瀾亦非昭明之貌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易乾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覽

天部一引張衡元圖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是。太始無形故天地未形謂之太

始也。道始於虛。當作太始。生虛。虛即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廓與

天同。正所謂太始生虛。虛也。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虛為道始於虛。廓而不知與故

曰太始。古文不相承也。御覽引此作道始。虛。虛字宇宙生氣。氣有涯垠。字成天下之貌也。宙往古來今

生虛。太始字。文不相承也。御覽字尚不誤。始。虛。虛字宇宙生氣。氣有涯垠。字成天下之貌也。宙往古來今

安之貌也。○莊達吉云。御覽作宇宙。生元氣。渾俗本作漢。○王念孫云。此當為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下文清陽為天。重濁為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兩元字。渾字又誤為漢。太平御覽天部一。元

氣下引此。正作宇宙。清陽者薄靡而為天。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為地。北堂書鈔。按

百五十七。御覽三。清妙之合專。一作。易。重濁之凝濁。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精合也。十六引。疑並作。洿。清妙之合專。草。易。重濁之凝濁。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精合也。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為日。○陶方琦云。開元占經二

火也按開詰乃許注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王引之云積陽之本也故高本無注。

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王引之云積陽之本也故高本無注。

無氣者二字後人刪之熱氣久者生水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言熱氣積久則生水寒氣積久則爲水。今本行大義辨體性篇引此云積陽之熱氣反者爲火積陰之寒氣反者爲水。藝文類聚天部上引此云積陰之寒氣大者爲水反與大皆久字之誤。則原有久者二字。明矣。日月之淫爲水。本作者日月之淫氣。此因上陰文爲字而誤。廣韻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氣精命爲星辰。日月之淫氣與積陽之熱氣積陰之寒氣。文正相對精者爲星辰與精者爲日精者爲月。文亦相對下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句法。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神農之問其後子孫亦相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

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

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

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張衡靈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此本作火曰外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水月內景兩曰字是俗人所改。

○王念孫云劉本刪去下句天子而註本從之。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陰陽之氣偏則風和則雨。爲雨。文類聚天部下引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雨是風雨皆天地之氣豈得以風屬之天雨屬之地乎。句當依道藏本作下句當補地字。又案含氣當爲合氣合含字。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也。激而爲相。似又涉上文含氣而誤也。含氣與偏氣正相對作含則非其指矣。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也。激而爲靈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微墮也。○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引許角二字爲許注也。孫氏問經輯本連正。日而至糜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文並引爲許說非也。然除角當作除毛。日而至糜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

解其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滅月死而癩臙騰宗本也減少也脾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脾讀若

也虧字脫去類字因誤而為虛坤惟引此已變月可豎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三引此正

作月虧髮文類聚天部上御覽天部四引此也月可豎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三引此正

小引痲癩不申曰縮脫交縮一曰賦也則減賦即減縮也按廣雅痲縮也縮即賦賦義通俗文縮火上

羣羣讀萬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王念孫云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同一引月虛亦作月豎

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標刀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

津而為水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綠者熱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莊蔭吉云御覽

引許齊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又引高誘注同此知高許二家注本原別矣○陶方

琦文作鏡云陽燧也周禮放工轉人謂之鑿鑿之齊注鑿鑿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唐釋輔行記引鄭注

論語金鏡火鏡也論衡率性篇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五石之銅精也唐釋輔行記引鄭注

向日則火來至參同契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乘經音義引織艾承之寸餘有頃焦吹之即得火與今高

氏淮南注藝文類聚火部引舊注曰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餘有頃焦吹之即得火與今高

注義同而文異或是許注又華嚴音義上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一御覽四事類賦月部續博物志藝文類

注云以銅葉先師即虛植以序中曾云從同縣虛君受其句讀謂當是馬融後漢馬融傳言融有淮南

注高誘之師為虛植之師即為馬融知高注本中必多承用馬注所云先師御覽五十八引說文鑑字

下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周禮司烜鄭注鑿鏡屬取水者也世謂之方諸御覽五十八引說文鑑字

術方諸取水夜半方之承水即與許說合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於土故虎嘯而谷風也木生

水物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會也○陶方琦云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御覽九百二十九引事類

賦風部引許注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御覽九百二十九又引許注龍陽中陰蟲與雲同類按御覽引事類

秋元命苞。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也。故言龍舉而雲興。論衡寒溫精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屬。同氣共類。共相招致。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皆與許說合。○文典。庭麟闕。籀按白帖。二引作虎嘯。而谷風。生又按初學記。一引高注云。虎陽獸。與風同類。必誤許為高也。○文典。庭麟闕。而日月食。○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引高注云。虎陽獸。與風同類。必誤許為高也。○文典。庭麟闕。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公羊疏引許君五經異義曰。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亦或引作大角者。作一角義是。春秋元命包。麒麟闕。日無光。宋均曰。麒麟少陽之精。闕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抱朴子。麟闕。則日月蝕。皆同許注。本闕初學記。二十九及張華博。鯨魚死。○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物志。並引作麒麟。闕。則日月蝕。皆同許注。本闕初學記。二十九及張華博。鯨魚死。○陶方琦云。一切經音八引許注。鯨海中魚之王也。按覽冥訓。許注。鯨魚死。而彗星出。高注云。鯨魚。大魚。長數里。死於海邊。與許注文微異。說文作鯨。海中魚也。字或從京。作鯨。一切經音義。引注云。無海中二字。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鯨。春秋演。孔圖。海精。鯨。而彗星出。○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引許注。曰。薛綜。西京賦注。海中大魚也。字或從京。作鯨。一切經音義。引注云。無海中二字。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舊布新按。左昭十七年。傳。箕所以除舊。星為變異人之害也。與許注亦異。蠶。珥絲而商弦絕。蠶老絲成。五布傳。除穢布新也。覽冥訓。高注。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與許注亦異。蠶。珥絲而商弦絕。蠶老絲成。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賁星墜而勃海決。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墜也。勃大也。決。溢也。按占經。引為許慎說云。益知二家之本不同也。高注云。又。陶方琦云。占經。七十四引許注。奔星。流星也。作孛星。字即奔字之誤。知高云。又作乃許。本也。奔。賁古字通。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文典。謹按。御覽。九及通於之。精。故誅暴則多飄風。暴。迅也。飄。枉法令則多蟲螟。引許注。穀。惡生。擊則蟲食心。按食心之訓。皆本此義。○文典。謹按。枉法令。與上句誅暴。文不一律。意林引。殺不辜。則國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干時之此。文。枉法令。作法。苛誅。暴法。苛正。相對成義。當從之。引。殺不辜。則國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干時之納則久。引國為災。○文典。謹按。意林。引國為災。多收作時。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之。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期會也。雄為虹。雌為蜺也。虹者。雉色也。忌。禁。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文典。謹按。御覽。十四引。無。雉星二字。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

天相去一隅也○王念孫云開元占經天占驚引此作億五萬里太平御覽地部一引詩含神霧亦云  
 五萬里五里八風二十八宿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參南方井鬼柳星張  
 翼軫也○釋之而不二十八宿但於所說九野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也下文於九野四星八風五官六  
 府皆一○釋之而不二十八宿併入九野條內使綱目不相當也然則此處原文無二十八宿四字明  
 應注於牽牛須女營室東壁觜解東井與鬼七星皆省一字稱之文義苟簡決非漢人所為七星但稱星  
 矣注於牽牛須女營室東壁觜解東井與鬼七星皆省一字稱之文義苟簡決非漢人所為七星但稱星  
 則無以別於他星牽牛謂之牛營室謂之室觜謂之觜皆文不成義又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元九氏  
 十五房五心十五尾十八箕十一四第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七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八軫五  
 十七凡二十八宿也凡二十八宿句亦後人所加此說星之分度非說星之全數也無緣得有此句軫五  
 六府五官五行之官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下自解○洪頤煊云下文太微者太一之庭  
 水魚之圍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高注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此太一之庭也  
 有四守二字當是衍文涉下四宮而譌○王引之云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又下文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也四守者所以司賞罰見下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咸池天阿據前注則四守亦星名據後注則四守乃總括四  
 星之稱非星名也前後注意迥殊今細釋原文前注是也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列其名也太一  
 之庭太一之居帝妃之舍水魚之圍羣神之闕及所以司賞罰則明其職也故前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後  
 注以四守為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宮並舉何以數紫宮而不數太微其不可通後  
 也四守者為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宮並舉何以數紫宮而不數太微其不可通後  
 帝妃之舍詞義乃通何皆與賞罰之事無涉其不可通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其詞或謂曰四守紫  
 宮軒轅咸池天阿也然則此乃許注後人移入高本而後途相矛盾矣天阿本作天河後人以天河非  
 星名故改為天阿也案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以天河  
 之義無涉且天阿非黃道所經不得言羣神之闕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四守之河一又引高注曰天  
 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注以天河為四守之河一又引高注曰天



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規者，圖也。其神為歲星，其獸

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許注，規者，圖也。其神為歲星，其獸

明。○說文：說云：祝融，火神也。其神為炎帝，其音徵，其日丙丁。○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

說文：準平也。○文典：謹按：衡平，必是許本。其神為熒惑，其音商，其日庚辛。○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音少昊，其神為鎮星，其音宮，其日戊己。○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

文：子午卯酉為二繩，高注繩直亦同。許說：○其神為鎮星，其音宮，其日戊己。○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

按：御覽二十三引注，作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神為鎮星，其音宮，其日戊己。○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

宮土也。戊己，土日也。其神為鎮星，其音宮，其日戊己。○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

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

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

仲中也。四，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

午卯酉也。又假令歲星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

雅提格知太陰，即太歲。廣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

鉤辰巳為一鉤，未申為一鉤，戌亥為一鉤，又假令歲陰在四鉤，說也。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

二十八宿。○錢大昕云：四仲謂子午卯酉也。四鉤謂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也。太陰在子歲星舍，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

三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太陰在未歲星舍，尾箕

三宿，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與鬼，太陰在戌歲星舍，室東壁，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

三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太陰在未歲星舍，尾箕

三宿，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與鬼，太陰在戌歲星舍，室東壁，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



是為四鈞行二宿此在淮南書信而有徵者也漢書天文志晉均注云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  
 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史記正義引晉灼說亦謂本據淮南之文而改太歲則為太歲則失淮南之旨  
 蓋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左右行不同而常相應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當在子而郤云在寅歲  
 星舍須女虛危是玄枵之次也太歲當在丑而郤云在卯星當奎婁不當在須女虛危也淮南雖不言  
 則歲星即當營室東壁不古人在斗牽牛果太歲之例也太史公天文書多承淮南之文唯改太陰為歲陰其  
 太歲而當營室以見太歲此古人舉一反三之例也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  
 說歲星晨出之月與淮南常差兩月一事夏正一用天正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  
 年閏逢攝提格其明證矣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蓋時人  
 子弟失其傳已非一日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為太歲不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  
 陰太歲之有別矣晉灼晉灼曰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為太歲不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  
 人宜其初太陰為太歲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徧癸惑常以十  
 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按許注即洪範庶民惟星之  
 意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經三十八引許  
 注甲寅元始歷起之年也建斗填星歲鎮行一宿○王念孫云行字因上下文而衍既云歲鎮一宿則無  
 起於斗也按高無注今高本作鎮星歲鎮行一宿庸更言行開元占經填星占引此無行字史記天官書  
 亦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十二  
 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鎮星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癸惑晨出東方○王引之云此本作太白元始  
 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下文太陰元始建於甲寅開元占經填星占舊引舊注曰甲寅元始曆起  
 年也大衍曆譜引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顛珥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  
 禮俱在營室五度闕蒙與闕逢同太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闕逢攝提格之歲者甲寅之歲也正  
 月為陬陬陬之月者正月也七禮者日月及太白歲星辰星與感鎮星也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  
 車之月太白在營室故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天官書說太白曰其紀上元出於  
 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開元占經太白占篤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

云凡皆其明證後人不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為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為熒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  
 云正月甲寅則是在甲寅日矣顧元曆所起之日為己巳非甲寅也其謬一也甲寅正月先年而後月若  
 云正月甲寅則不知在何年矣其謬二也莊本改甲寅為建寅尤非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猶下文歲二  
 星與營室東壁晨出東方皆以所在之宿言之若云與熒惑晨出東方則不知在何宿矣其謬三也

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  
 未常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王念孫云當出而不出已見上交此當作未當出而出  
 太白主兵故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則天下偃兵見上交當入而不入未當出而出則天下興兵是史  
 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並云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則天下起兵是其  
 證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陶方琦云占經五十三引許注効見也按此許注屬入高注中  
 於奎婁也亦以見訓効見以五月下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與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  
 牽牛効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  
 大飢穀不熟為飢也○莊遠吉云飢依高義應作饑本或作饑飢饑也饑穀不熟也兩字訓異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長卦之風一條  
 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震卦之風也為管也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巽卦之風也為祝也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  
 至離卦之風也為弦也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坤卦之風也為填也涼風至四十五日闔闔風兌卦之風也為鐘也闔闔風至四十  
 五日不周風乾卦之風也為磬也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坎卦之風也為鼓也條風立夏長養布恩惠故景風立春故明  
 庶風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正清明風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景風則爵  
 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俞樾云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  
 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俞樾云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

為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文典謹按文選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引  
作景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穀氣國君樂也。故  
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故報地德祀四郊神也。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穀氣國君樂也。故  
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  
時而決之。○王念孫云祀四郊神。即月令所謂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章注曰。虎通義  
故高注云祀四王念孫云祀四郊神。即月令所謂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章注曰。虎通義  
曰涼風將持功與昌。為韻老子不自伐。故有功與明彰。長為韻自伐者無功。與行明彰。長行為韻。韓子主  
道。篤去賢而有功。與明強。常為韻。楚辭惜惜傷身之無功。與狂長為韻。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  
本作決刑。故高注云。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下文曰。斷刑時。則篇曰。休罰刑。又曰。斷罰刑。皆其  
證。刑與城為韻。時若作刑。則失其韻矣。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  
為都。蓋以二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部為四方最也。○俞樾云。都上疑脫。官字。官都。此五官有官都也。  
牆。又探度篇云。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擊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  
身。以擊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刺以爲門。父故無敢。豈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按  
也。然則官都亦即此五官之一矣。何謂六府。子午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司馬及治田。土即此五官之方。何謂六府。子午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  
特進詩注引太一。軒轅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顏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文典  
選月賦注引高注。軒轅星。名齊敬皇后哀策文。咸池者。水魚之窟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文典謹按。魚  
注引作軒轅星也。知舊有此注。而今本脫之也。咸池者。水魚之窟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文典謹按。魚  
近而為水。衡上。上林之官。故天上亦有水衡之神。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俞樾云。高注曰。闕。猶  
書鈔百五十引此文。正作咸池。水衡之園。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俞樾云。高注曰。闕。猶

河非星也。編考書傳無以天河為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鈇北河、南河、兩河、然天

閣北堂書鈔百字引作天河。兩字之誤。又引注云：天河星名也。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四宮紫宮軒

軒轅成池四守。天阿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此作四守乃統攝之詞。前後不應矛盾。若此蓋後人以許注

闖入志中高西一星名。天阿是也。今高本四宮乃四守之誤。天阿當作天河。韓非子天河何太微者。主朱

鄉按上文其獸朱鳥高注朱鳥朱雀也。似本文當作朱鳥太微之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

至峻狼之山。南極之山。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峻狼之山。冬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

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牛首之山。夏至所止也。按中

縣黑山一。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陶方琦云：占經五引許注：天一元始

作太一天一。太一紀歲人正俱建寅。知非天一者。顧瑣星曆上元歲甲寅正月七曜。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

室五度。右行按尙書中候云：日月若連璧五星如繩珠。許注：本此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

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占經引淮南許注：注餘分小餘也。當作小分是。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

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蓋一終而後建甲戌。積千二百二十終而

而建甲午。積三千四百二十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積四百六十歲劉績謂每終二十年三終共六十

年大誤。故曰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旬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十歲一終。但至甲戌不

得復始。甲寅之元。故知脫三終二字也。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顧瑣星曆元。見太歲攷開元占經古今曆積

篇曰：黃帝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顧瑣星曆同。則顧瑣星曆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若非三終不得有此

數矣漢書律曆志曰三終而與元終續漢志曰三終歲復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之度之一云王引之  
 青龍為元是其例也開元占經曰占經引此已脫三終字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之度之一者言每歲日行至危宿則附  
 而本四分日行一度後人刪去危字耳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之度之一者言每歲日行至危宿則附  
 餘數於度所止之宿如殷曆以冬至日躔起度則起牽牛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斗開元占經北方七  
 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牽牛為星紀度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析木  
 下附於危即此所云日行危一度是也尾箕奇四分度之一是也立春日躔起度起營室而以四分度之  
 一附於危即此所云日行危一度是也尾箕奇四分度之一是也立春日躔起度起營室而以四分度之  
 營室東壁又曰日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躔于次也故以四分度之一  
 附於危焉危不止一度而獨附於一度者星度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異故附於此耳開元占經日  
 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則有危字明矣若通也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  
 本作日行一度則所謂四分度之一者不知附於何宿矣其矣其不通也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  
 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十歲計有四百八十七甲子而餘分皆盡仍復故日千支也八子午卯酉  
 為二繩也直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也自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西  
 南為背陽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東南為常羊之維此故曰常羊不退之維○莊遠吉云常羊即相羊亦即備  
 伴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洋司馬相如西北為驪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驪始通之故曰  
 上林賦又作義羊皆是也亦古字通用西北為驪通之維○莊遠吉云驪各本皆作驪疑疑故曰  
 誤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德始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  
 至為刑刑始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擊地穿井○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萬  
 物閉藏熱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陶方琦云占經五  
 文夷平也與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既火星正中也。故水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此水正也。故陰勝也。一說管室正中于南方。○俞越云  
 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  
 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則水從之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為火。陰氣  
 也。夏至一陰生。故曰夏至則水從之。也。五月火生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  
 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為升。勝升古通用。謂十陽氣為火。陰氣為水。  
 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  
 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文典謹按白帖十六引作水勝。故夏至溼。火勝則  
 各一端。今適停。冬至陽氣至。則炭仰而鐵低。夏至則炭低。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  
 而鐵仰也。故先冬至夏至以下。疑是注語。而今本脫之也。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  
 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五色之精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十七引出  
 作蟬始鳴。半夏生。○藥草。蟬不食駒。犢鷲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八尺之景修  
 徑尺五寸。○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三引。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陰  
 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王念孫云。十二月當為十一月。上  
 二月當作十一月。上文云。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又曰。萬物閉。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  
 藏。蠶蟲首穴。故曰德在室。冬至為十一月。中氣則此十一月無疑也。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  
 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  
 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  
 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為兩維。而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八日

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王念孫云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作一句讀其高注自

一度下度又衍也字遂致隔斷上下文義劉德本刪去也字是也乃又移高注於下文而升二日行

而莊本從之則其謬益甚矣升當爲斗字之誤也隸書斗字作什形與升相似傳寫往來譌混而斗日行

一度作一句讀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則以十五日爲一節也上文云紫宮執斗而左斗指子則冬至音

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云云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皆其明證也

比黃鐘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應鐘十月也陰應於陽轉成加十

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

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侶於陽任成

義當作陽凍解陽凍地上之凍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凍先解故曰陽凍解管子加十五

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陽衰陰發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

也林衆鐘聚也陽臨陰生萬物衆聚而盛故曰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

萬物衆聚而盛故曰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故曰

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

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黃

凡言四十六日舉成數言之其實四大風濟止音比夾鐘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

是當作夾英也下文云夾鐘者種始英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文典謹按注夾夾也義不可通疑

龍宣功也。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按御覽二

十引注云。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蔭。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典謹

斗杓指丁。二十三引背陽之。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按御覽二十三引背陽之。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王念孫云。戒當爲

字。秋分雷戒。與上文春分雷行相應。時則篇云。八月雷不藏。是其證也。且臧與鄉爲韻。若作戒。則失其韻

矣。臧字古皆作臧。故說文無臧字。今書傳中作臧者多。作臧者少。大抵皆後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誤。爲

戒。則後人亦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

隲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

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王引之云。冬至音比黃鐘。當音比應鐘。下當云。小寒音比無射。大寒

音比應鐘。蓋音以數少者爲清。數多者爲濁。冬至音比太蔭。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鐘。其日冬至音比林鐘。亦當

爲音比應鐘。蓋音以數少者爲清。數多者爲濁。冬至音比太蔭。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鐘。其日冬至音比林鐘。亦當

由濁而清。冬至應鐘。其數四十二。爲最清。小寒無射。其數四十五。則濁於應鐘矣。大寒南呂。其數四十八。

則又濁於仲呂矣。穀雨夾鐘。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蔭。其數七十二。則又濁於夾鐘矣。小滿

又濁於仲呂矣。穀雨夾鐘。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蔭。其數七十二。則又濁於夾鐘矣。小滿

大呂。其數七十六。則又濁於太蔭矣。芒種黃鐘。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冬至音比應鐘。浸以濁也。

夏至。其數七十六。則又濁於太蔭矣。芒種黃鐘。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冬至音比應鐘。浸以濁也。

最清者。最清者。非應鐘。而何。後人但知月令仲冬。黃鐘爲文。遂改冬至音比應鐘。爲音比黃鐘。而移

應鐘於小寒。且非應鐘。以下遞移。其次高注亦遞移。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二十四

時之律。本不相同也。至改日冬至音比應鐘。爲音比林鐘。則謬益甚矣。宋書律志引此已誤。又案驚蟄本

在雨水前。穀雨本在清明前。今本驚蟄在雨水後。穀雨在清明後。者。後人以今之節氣。改之也。漢書律曆





無大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 帝以從嚴道死子讎其四子皆為列侯時人歌之曰淮南王安即位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為利其上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字 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為利其上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

又元加於下耳廣始封之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太歲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十午為淮南王廣始封之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太歲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

見太歲放○洪頤煊云漢書淮南王傳文帝十六年乃徒阜陵侯安為淮南王是年歲在丁丑而云太一在丙子者據冬至在年前立算從冬至甲午距立春四十三日而得丙子以節氣盈縮故下文云日冬至至木用事亦四月十三日而得立春也 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關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

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己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案錢說非也下文曰冬至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關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

制謂立春也與此冬至甲午則失其韻矣冬至甲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與後人曆法不同者古法多疏故也下文曰西初冬至至甲子日辰史記又言張蒼為淮南厲王相則此用顛顛曆可知也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

庚寅日西初冬至至甲子日辰史記又言張蒼為淮南厲王相則此用顛顛曆可知也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

陽一陰成氣三三陰成氣五五也○王引之云二陰當作一陰一陽所以成氣二也高注曰陰陽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正以一陰一陽者數二也是也二陰而分言之則各為一陰數多也俞樾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陽性動陰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也是也二陰而分言之則各為一陰數多也俞樾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

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兩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三如六一二如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一陰成氣三也高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

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或

作八〇黃楨云。作八是也。七十六分度之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為月。而以十二月

二十八。即十九分度之七也。作六字誤。為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

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子冬。明年夏至之日。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

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

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而歲終。

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王引之云。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甲子受

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則當作庚午受制。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誤也。由甲子受制。每歲以

遷六日。推之。至十歲而六十。甲子終而復始。則當作十歲而復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

日而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蠶伏之類。出由

衍也。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桴鬻。施恩澤。土

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〇王念孫云。養老。錄宜當作養長。老。存錄。宜。今本脫長存二字。則句法與上下

文不協。時則篇曰。季夏存。視長老。行桴鬻。仲秋養長。老。行桴鬻。飲食。春秋。歸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則

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施恩澤。開元占經。填星占篇。引巫咸曰。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

填星受制。則養老。蓋脫長字。存錄。宜。行桴鬻。施恩澤。皆其證。甲傲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斯割。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徒。用事。象冬閉。外徒也。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

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天卯駮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

靈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或為電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

兩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不成為介蟲也○莊達吉云為讀如譌書丙子干戊子大旱蔗封燠蔗蔣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薄者也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不成為魚○王引之云大剛二字義則不通四字連名曰封旱燥故薄者也

行篇曰水千金則魚不為是其證讀高注不成為魚春秋繁露治亂五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奈復榮生實

是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隕隕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

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季秋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

蟄伏靜居閉戶殺氣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文典譚按行十二時之氣以至

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乃布收其所藏而閉之○王念孫云太平御覽時序部四引此本作

陰寒今不得發泄後人既不解布收二字之義而刪去布字又刪改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

收其藏者不謂為數周頌賽篇箋云數猶備也言備收其藏而閉其寒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

蟲蟄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謂備收其藏非謂收其所藏而

出布之也高氏誤解布字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布為衍文而削之矣○俞樾云高注曰收斂其所藏

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

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字義亦未安收疑斂字之誤尙書洛誥篇乃惟孺子頌說文支

部作乃惟孺子是布欲即布頌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女夷鼓歌以司天

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王念孫云禽鳥當為禽獸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作

以養百穀禽獸草木太平御覽時序部四百穀部一並引作以長百穀禽獸草木

是其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雄鳩布穀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是故天不發其陰則

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

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熱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日出于陽谷○

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一曰至登于扶桑登於扶桑之上初學記御覽並引注云扶桑東方之野爰始

將行是謂朏明謹按初學記御覽引屈下並有舊注云音斐至于曲阿覽並有注云曲阿山名是謂旦明

平旦○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且也曲阿所由明也至于曾泉是謂蚤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

堂書鈔百四十九引注云且重也早食時在東至于桑野○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

陽○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次於桑野是謂隅中○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次於桑野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文典謹按藝

引並作對子昆吾○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次於桑野至于鳥次是謂小還○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次於桑野至于女紀是謂大還○文典謹按藝

學記御覽引此亦作淵隅則南宋本尚不誤○文典謹按至于藝文類聚至于連石是為下春連石西北  
 冥下泉息春放曰下春連讀腐爛之爛○文典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文典謹按初  
 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頓于連石○文典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文典謹按初  
 四句作爰止義初爰息六鶴是謂懸車初學記引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至于虞淵○文典類  
 日至此而薄于虞泉彘和至此而迴六鶴御引注多即六龍也四字書鈔馬御武○莊達吉云御覽  
 並作薄於虞泉引是謂黃昏注引高注視物黃也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所也○莊達吉云御覽  
 作淪于蒙谷蒙谷即尙書味谷蒙味聲相通○王念孫云至本作淪此涉上文請至字而誤也淪入也沒  
 也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淪楚辭補注  
 同○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引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曙明浦涯○文典謹按初學記引作日入  
 浦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又引注噉音茲亦曰落棠山細柳西方之野蒙谷濛汜之水曙於蒙谷之  
 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樹上御覽引噉作滋經於細柳作經細柳餘同白帖一引作入於虞泉行九州七舍  
 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萬以為朝晝昏夜俗書離字作離脫去右畔而為禹耳離  
 者分也言分為朝晝昏夜也精神篇夏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  
 別為陰陽離為八極文義與此同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  
 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帝張四維○莊達吉  
 注云帝運之以斗運旋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莊達吉云御覽一歲而匝終而復  
 始○王引之云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曆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晉書  
 殷曆更以十一月朔且冬至為元首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且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管室也湯作  
 指寅寅則萬物蟻蟻然也先言指寅顛顛曆之遺法也指寅指子則冬至先言指子殷曆起子月也故下文  
 寅指子皆言其始一歲而指丑非也言其終蓋起於寅而指子者至亥而指子也後人不知古曆有  
 二法而改為十二月指丑非也言其終蓋起於寅而指子者至亥而指子也後人不知古曆有

韻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指寅。則萬物蟄蟄也。動生貌。○莊遠吉云。本皆作萬物蟄蟄。本同。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指寅。則萬物蟄蟄也。依義御覽是。今從之。○王念孫云。此當作指寅。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蟄下。又脫蟄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也。○莊遠吉云。御覽作族而未出。指卯。卯則茂。此正作寅。則萬物蟄蟄然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未。未。昧也。○王念孫云。未下。脫者字。昧本作未。故改味為昧。不知淮南自訓。未為昧。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幹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並云未者。味也。白虎通義及廣雅。並云未。昧也。既文。未。昧也。六月。下有脫文。史記律書。未者。味也。也。義並與淮南同。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申。申者。呻之也。○王念孫云。之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論律呂篇。論支幹。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此。並云。林鐘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戌矣。○莊遠吉云。御覽引此。並云。夷。指西。西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莊遠吉云。御覽作入之無。指亥。亥者。閔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莊遠吉云。御覽下。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王引之云。文相承。尋釋文。義當在前。日短而夜脩之下。云。其加卯。酉者。王弼注老子曰。加當也。承夏。日至冬。日至冬。夏至。此言春秋分也。言陰陽分。日夜平者。承陽勝陰。勝日夜脩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則陰陽。

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指寅。則萬物蟄蟄也。動生貌。○莊遠吉云。本皆作萬物蟄蟄。本同。惟太平御覽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蟄下。又脫蟄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也。○莊遠吉云。御覽作族而未出。指卯。卯則茂。此正作寅。則萬物蟄蟄然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未。未。昧也。○王念孫云。未下。脫者字。昧本作未。故改味為昧。不知淮南自訓。未為昧。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幹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並云未者。味也。白虎通義及廣雅。並云未。昧也。既文。未。昧也。六月。下有脫文。史記律書。未者。味也。也。義並與淮南同。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申。申者。呻之也。○王念孫云。之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論律呂篇。論支幹。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此。並云。林鐘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戌矣。○莊遠吉云。御覽引此。並云。夷。指西。西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莊遠吉云。御覽作入之無。指亥。亥者。閔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莊遠吉云。御覽下。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王引之云。文相承。尋釋文。義當在前。日短而夜脩之下。云。其加卯。酉者。王弼注老子曰。加當也。承夏。日至冬。日至冬。夏至。此言春秋分也。言陰陽分。日夜平者。承陽勝陰。勝日夜脩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則陰陽。

日夜無脩短也。寫者錯亂在此今更定其文如下。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癡。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上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故曰規生矩殺而誤衍也。宋書律志作道始於一無曰規二字。

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王念孫云。重筆當為革。祭祀喪紀兵革皆相對為文。革字古文作革。隸省作革。與重相似。而誤。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律九寸。而宮音調也。和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

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為宮。太蕪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二引如作而。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

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蕪。太蕪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

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劉績云。當作宮生。



徵徵生商。○王念孫云：劉說是也。上文言曰：黃鍾爲宮，大蕤爲商，林鍾爲徵，又曰：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所謂宮生徵，徵生商也。宋書律志：晉書律曆志：並作宮生徵，徵生商，地形篇：亦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高注：變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王引之云：音律相生，皆非同位者。上文曰：姑洗爲角，則角與姑洗爲化也。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爲一不得云：角生姑洗也。生當爲主，角主姑洗，姑洗爲角，則角與姑洗與生相似。又因上下文生字，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鐘，十月也。與正音和也。應鐘生蕤賓，不比而誤。宋書律志亦誤。作生。

**正音故爲繆**。○劉績云：以序論之，黃鍾爲宮，以次而商，角羽之間，故曰不比。正音爲繆。○王引之云：劉說非也。七音之序，周回相次，變宮在羽之後，宮之前，變徵在角之後，徵之前。唐武后樂書要錄說：七聲次第，曰：假令十一月黃鍾爲宮，隔一月以正月太蕤爲商，又隔一月以三月姑洗爲角，又隔一月以五月應鐘爲變宮，周還與十一月相相比也。其道相同，豈有順逆之分乎？比讀如易比卦之比，比入也。合也。閏元年左傳曰：屯固比入，又曰：合而能固是也。說林篇：黃鍾比宮，太蕤比商，與此比字同義。比於正音，故爲和。本作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注內與正音比，本作不與正音比，不比於正音者，不入於正音也。言應鐘是宮之變音，故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和。和者，言其調和正音也。義實是徵之變音，故亦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繆。音目繆之言，穆穆亦和也。大雅：烝民，箴曰：穆穆也。穆繆古字通，言其調和正音也。周語：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是應鐘蕤賓二律皆所以調釋其義也。漢書揚雄傳：甘泉賦：說風聲，或不會而以律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是應鐘蕤賓二律皆所以調和其聲也。漢書揚雄傳：甘泉賦：說風聲，或不會而以律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是應鐘蕤賓二律皆所以調末言繆也。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上，音羽曰陰，清濁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穆與繆同。穆在變音之曰穆，然相和始未達穆字之義。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亦有和穆二音，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然則變音之繆，本與穆同，而穆之命名，取於相應之義，明矣。後人誤讀繆爲紕繆，以別於蕤賓，並注中字，而亦刪之。古訓不通，其勢必至於妄改矣。宋書律志：正作姑洗，生應鐘，不比於正音，故爲和。載注文：正作不與正音，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比音書律曆志：引淮南王安曰：應鐘不比正音，故爲和。足證今本之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

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幅比皆然也。○王引之云：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如九故刪去此句。不知上文三三如九九八十一，與此文三三三九九二十七皆上

下相承為義，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後以三乘九而得二十七。且上文與此相離甚遠，不得因彼而省此也。宋書正作三三九九二十七。幅廣二尺七寸下，本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幅皆然也。各本皆上衍比字，今刪。說去此句則注文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

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之度也。一匹而為制。○王引之云：此

修八尺，尋自倍，則丈六尺矣。而云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通三

也。何須更云有形，則有聲，其不可通二也。匹長四丈，人之長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之度，其不可通三

也。蓋寫者譌舛，失次兼有脫文。宋書已與今本同。則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下：

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修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尋者中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

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一匹而為制。云有形，謂上文黃鐘之律修九寸也。有聲，謂音以

八相生也。云人臂修四尺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云尋者

中之度也者，考工記曰：人長八尺是也。秋分黃定粟，定而禾熟。粟禾穗，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粟譚如詩有

記曰：人長八尺是也。秋分黃定粟，定而禾熟。粟禾穗，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粟譚如詩有

字應作秒。此借白花熏之粟，通之亦通用。○王念孫云：隋書律曆志引此作秋分而禾熟，定是定而禾熟

是也。宋書律志同。今本脫而禾二字，則文義不明。○陶方琦云：說文稱字下注，引秋分而禾熟，定是定而禾熟

南作秒也。說文秒，禾芒也。宋書及隋律曆志引淮南舊注云：穗禾穗，芒也。字作穞，義正與許氏說文合。其

也與此注

說正同

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

○王引之云：十二粟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粟而當一寸也。主術

篇寸生於稊，稊與秒同。今本稊誤作穞，辯見主術。高注曰：十二稊為一分。

今本脫二字，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

二十稊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

一粟，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則百四十四粟而當一寸也。主術

篇寸生於稊，稊與秒同。今本稊誤作穞，辯見主術。高注曰：十二稊為一分。

今本脫二字，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

二十稊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

一粟，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則百四十四粟而當一寸也。主術

篇寸生於稊，稊與秒同。今本稊誤作穞，辯見主術。高注曰：十二稊為一分。

今本脫二字，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

二十稊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

寸則二家之說何以並言十二粟為分十分為寸乎且主術篇明言寸生於粟不得又以粟參之也然則  
今本為後人所改明矣宋書律志與今本同則其誤已久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下  
律之數十二故十分而為寸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十二分而  
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為寸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又因上文度量而誤也自十二粟以下十二銖而當半兩衡  
當一銖○王念孫云量當為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度量而誤也自十二粟以下十二銖而當半兩衡  
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不部注及宋書律志並作其以為重十二銖而當半兩衡  
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一斛三月  
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斛為一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  
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  
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鐘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  
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所太陰所  
建蟄蟲首穴而處鵠巢鄉而為戶○文典謹按穴莊本作定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太陰所在蟄蟲太陰所  
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王引之云下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  
在寅不當復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徒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鈞陳在後三玄武在前寅為建卯為除辰  
五白虎在後六而不言蒼龍所在正以太陰即蒼龍也蒼龍在辰四字蓋淺人所加寅為建卯為除辰  
為滿已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  
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王引之云太陰二字乃下屬為句與下文太陰在卯  
學紺珠始誤讀主太陰為句劉本遂重太陰二字而各本及莊本從之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言  
陰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

歲者此太歲也亦謂之天太歲不謂之太歲成池為太歲則又大歲之譌說見上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也此文為開主大歲大歲成池也太歲月從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陰迴殊若作大歲則與太陰無異上言太陰在寅下言子主太歲是太陰主太陰矣不可通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此篇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蓋許慎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本此使篇內太歲太陰分為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為太歲乃大歲之譌而太歲太陰之未嘗分也考書傳亦無分太歲太陰為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為太歲禮保章氏鄭注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太陰在天為雄歲星在地為太陰按雄字衍周也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為對東井與鬼在末斗牽牛在丑故注正同按十二月應作正月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讀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淮南建寅非太初法也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陰在巳歲名曰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瞿雋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涿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作讀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闍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為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困讀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為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王引之云十一月當為正月十二月當為二月正月當為三月二月當為四月三月當為五月四月當為六月五月當為七月六月當為八月

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  
 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亥  
 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  
 出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龍晨出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歲陰在酉星居  
 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辰以九月與翼辰晨出歲陰在亥星居卯以十月與角亢晨  
 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  
 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  
 月出在酉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二月出在寅正月出在卯二月出在辰  
 曰攝提在寅此攝提謂太陰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遞  
 太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遞  
 一改其所出之月以十一月出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擊牘所謂歲星常應太歲始建於子故見前太  
 與日同次下若以十一月出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擊牘所謂歲星常應太歲始建於子故見前太  
 寅年應寅月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始建於寅故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  
 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又豈  
 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開元占經引淮南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錢氏曉徵謂史記歲星  
 正月晨出以天牛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曰潛研堂文集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  
 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亮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玄色甚明正月德在木  
 故星色蒼天官書凡言正月者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星色玄若以正月爲天正則是夏正  
 之十一月矣何以不云色玄而云色蒼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娵管歲星在星紀中隔玄悖一次故歲星晨  
 見有亮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亮不能見矣安得云蒼蒼有亮乎皆稽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  
 此由不知淮南之十一月爲後人所改故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日德辰爲  
 刑德剛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  
 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

之云日德日下脫為字日為德辰為利相對為文也綱當為剛剛日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

柔日甲剛乙柔是也癸上當有壬字此以剛柔對言不當但言癸也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於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

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

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王引之云此當為右背刑左前德為

甲至癸為陽從寅至丑為陰陽則為前為左為德陰則為後為右為刑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

史記天官書曰太白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是其例矣○曾國藩云背

即後也孫子曰右背山陵前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左周而

左水澤亦以背與前為對

行分而為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

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

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

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王引之云二月建奎婁備舉是月日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則

五月當云建東井與鬼六月當云建柳七星張七月當云建營室東壁三月當云建胃昂四月當云建畢觜獨參

十月當云建尾箕十一月當云建斗牽牛十二月當云建須女虛危蓋月令曰在某星但舉一月之首言

之而此則舉其全也後人妄加刪節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獨二月建奎婁尚仍其舊學者可以考見原文

矣不然豈有月令季夏日在柳而此言建張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件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牽牛季冬

日在婺女即須女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

而此言建虛者平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

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莊

遠吉云三十三藏本作三十葉近山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

本作三十四字非今以漢書改正

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王引之云諸書無言斗但主感須女但主吳者斗牽牛越  
子曰斗吳越也斗下脫牽牛合言之也蓋分野說鄭秋田斗吳也牽牛多謂韓為鄭則在三經然則呂氏  
春秋注言吳越而淮南則合言之也蓋分野說鄭秋田斗吳也牽牛多謂韓為鄭則在三經然則呂氏  
後其時吳地已為越有故但可合言吳越若分言某星主越某星主吳則當時豈有吳國乎後人以吳越  
二國不應同分野故移越字於斗牽牛下而不知其不可分也晉書天文志引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  
句曰起斗至須女吳越之分野又引陳卓菴龜谷先生張良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昂畢魏蒼  
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曰斗牽牛須女吳越足證今本之謬

藩參趙東井與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  
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故柔涼也○俞越云溫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  
引諫正作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施宣明也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割故修兵也○文典  
是其證備作甲御覽二十四引注金德作陰德二十七引治作理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強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強也○莊達吉云御覽  
又引注純陰作純陽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莊達吉云御覽十二歲一康○莊達  
陰作純陽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莊達吉云御覽十二歲一康○莊達  
吉云御覽康作荒下有注云蔬不熟為荒也蔬是許沅注改義異○王念孫云注盛當為虛此凌學人改  
之也康之為言荒下有注云蔬不熟為荒也蔬是許沅注改義異○王念孫云注盛當為虛此凌學人改  
字異而義同郭璞爾雅音義曰康本或作荒大雅柔篇具贊卒荒毛傳荒虛也泰九二包荒鄭讀為康  
云康虛也康荒古字通義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康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  
不升謂之康范甯曰康虛也廣雅四穀不升曰饑說文賦飢虛也逸周書諡法蒿凶年無穀曰饑饑虛也  
並字異而義同康與荒古字通故韓詩外傳四穀不升謂之荒史記貨殖傳曰十二歲一大饑鹽鐵論  
平學篇曰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義與此同也自三歲一饑以下皆年穀不登之名但有小大之差異耳太  
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作十二歲而一荒是康即荒也若訓康為盛則與正文顯相遠戾矣且四穀不升  
謂之康乃春秋古訓十二年一荒亦漢時有語是之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  
知而訓康為盛明是淺學人所改漢人無此謬也

衛葵越○王念孫云開元占經曰辰占邦嚮引此趙案齊近東夷楚近南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夷魏近韓秦近西夷衛近趙則作趙者是也若作越則與南夷相覆矣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

巳衛午秦未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

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

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王引之云上文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事分承專義保困四字不應於制字獨不相承然則此句當以制擊殺明矣今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本制作勝者因上下文勝字而誤制為母勝子之名若作勝何以別於子勝母乎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

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

辰○王念孫云從當為徒字之誤也上文云帝張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陶方琦云占經六十辰四雜運之以斗月徒一辰復反其所是其證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陶方琦云占經六十

麥死也按即上文五月為十一月合子謀德○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德為生問射于振末按注小刑養麥享歷枯之義十一月合子謀德○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德為生問射于振末按注

射干芸藿氣萌動故十一月有關太陰所居辰為厭日○王引之云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斗

傳冬至陽氣萌動故十一月有關太陰所居辰為厭日○王引之云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斗

辰兩者各不相涉太陰二字因下文太陰所居而誤也為厭日本無日字此因下句厭日而衍也厭者鄭

注周官占夢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

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是也今人猶謂陰建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陶方琦云文

揚雄傳張晏注曰堪輿天地總名也載文五行志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

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

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莊達吉云代諸本皆作趙惟藏本作代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



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王念孫云。魏氏答問曰。庚申當作庚辰。八合。猶八會也。今依堪輿天老說。推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酉為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為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丑故四月癸亥為八會之三。五月陽建午破於子。壬子故五月壬子為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酉故八月辛卯為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申故九月庚辰為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子。丙午故十月丙午為八會之七。十一月陽建子破於未。陰建午破於丑。十二月陽建丑破於申。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尚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案錢說是也。戊辰當在戊戌上。己巳當在己亥上。地與家所謂小會之日。而尚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己亥也。又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當有所主之國。而今脫之地在天下之辰。四月己巳。九月戊戌。十月以何國當之也。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蛟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制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王念孫云。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十四引此。數下有有其歲司也。○王引之云。此本作其為歲司也。今本衍有字。因上文有餘日而衍脫為字。太平御覽時序文義。其為歲司也。乃起下之詞。下文係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早云云。正謂候歲也。當直按此句。下作圖者。大列圖於此句之後。隔絕上下文義。遂使此句成不了之語。且自上文以日冬至。至下文民食一升。皆言

帝占張四維一事中間不於此應有圖蓋後人所為○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三引是正又移上

參 壽 昂 胃 黃 奎

生

壯

壯

壯

申 水

庚 酉 金

辛 戌 火

壬 亥 水

斗 牛 牽 女 須 虛 危 室 壁

老 生

木 土 金

未 壯 巳

丁 午 火

丙 辰 土

甲 寅 木

甲 寅 火 生 土 老

丑 子 亥

丑 子 亥

丑 子 亥

金 水 木

老 壯 生

斗 牛 牽 女 須 虛 危 室 壁

角 老 壯 心 尾

攝提格之歲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歲旱水晚旱稻疾蠶不登成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闕蓬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

通故曰單闕之歲單盡闕止也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旃蒙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在乙言萬物過蒙

也闕蓬也執徐之歲執徐舒而伏也歲旱早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在丙言萬物皆

柔兆柔兆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在丁言

強圉故曰敦牂之歲敦牂敦盛牂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雉在戊言

方故曰著雉也協洽之歲協洽和洽合也言陰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為民食三升未在中

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涖灘之歲涖大難修也言萬物皆修其精氣也桂魄云兩修字寫誤並當為循高

李巡說爾雅云萬物皆修其精氣故曰涖灘云涖大也難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

作鄂零落也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熱掩茂

之歲掩蔽茂冒也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在壬言歲終包任大淵

獻之歲淵藏獸迎也言萬物終于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困敦敦池也

牙鑿也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王念孫云蠶下脫登字稻下脫疾字蠶登為句稻疾為

昌民食三升子在癸言陽氣始萌萬亦奮若之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歲有小兵

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為麥昌民食一升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

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表。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並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